北山文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山文集

（二）

鄭剛中撰

北山文集卷之二

修修窗前蘆

修修窗前蘆。孤瘦倚青玉。心虛知夜涼。風葉亂相觸。使我入幽夢。如在江湖宿。方茲困炎曦。戛戛聊自束。奈何柔脆姿。行犯秋氣肅。霏霏霜露中。菱荷等摧覆。大抵無勁節。不及歲寒竹。

砌下兩修竹

砌下兩修竹。翠色含烟新。盡日肯相對。蕭然如可人。清風動遙虛。亦不厭我貧。時時一相過。吹拂席上塵。二物有嘉意。慰我窮悴身。常觀有道者。尚與鹿豕羣。奚必廣團聚。闃闃如飛蚊。清風與修竹。吾不失所親。

讀坡詩

公詩如春風。着物便新好。春風常自然。初不費雕巧。又如荊山玉。不問與多少。傳流落人間。皆作希世寶。吾獨恨造物。生我殊不早。不得拜堂下。朝夕事洒掃。追扳邈難及。清淚出幽抱。

書齋夏日

五月困暑溼。衆謂如蒸炊。惟我坐幽堂。心志適所怡。開窗面西山。野水平清池。菱荷開蒲葦。秀色相因依。幽禽蔭嘉木。水鳥時翻飛。文書任討探。風靜香如絲。此殆有至樂。難令俗子知。

寄別左與言

寒生坐孤窮。浪迹遠羈寓。千金買卜龜。所用良失措。如聞過瓜期。霽揚引雄翥。放直州縣腰。闊作臺省步。念欲拜公別。心往足不赴。銘肌荷恩知。痴坐乖禮數。可但顏甲厚。頗亦背芒負。梅雨五月寒。洄洄綠烟樹。二嶺遮夢魂。不到船行處。安得赴雙槳。翩翩若鷗鷺。

寄贈張叔靖

堂堂張侯好眉宇。照人冰玉無塵土。憶初解後共杯盤。姓字未通心已許。參商別後各天涯。屈指流年不勝數。何知策馬忽東來。扣我柴扉敍寒暑。相親顏色愈敷腴。不俗胸懷細傾吐。使人頻歲飢渴心。如飲甘泉餉腹脯。吾生寒苦衆所知。眼高無人人不與。技窮漸覺蒲柳衰。進取一塗方首鼠。有心斷治土田園。束手抽身事農圃。荷鉏今亦粗成趣。頗有嘉蔬待春雨。所恨松根長茯苓。僻寂無人堪共煮。安得溪霜素月高。促膝與公長夜語。

謝潘令衡惠松木

子美欲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嗟我一室久疏陋。風飄雨剝堵不環。欲具茅茨小編葺。斤斧四顧家無山。誰謂潘郎坐華屋。肯爲湫隘與永嘆。惠以南山好松柏。剪伐既就皆丸丸。我今樸斲遂有日。居處可望菴冗寬。方知廣廈庇寒士。子美之論非高談。古人骨朽高義盡。習爲鄙各風俗慳。皆使如公眼青白。古人風義當復還。吾聞淵明謝主人。冥報止謂因盤餐。公今飯我德何啻。淵明詩來猶可攀。

觀溪漲

入夏天不雨溪流僅成派一夜漲梅霖拍岸輒澎湃衝犯無隄防奔騰起湍瀨鷗鷺驚以翔蝦魚鼓而快聒耳如殷雷聲勢殊未怪曉風吹亂雲日出陰氣退所謂暴集者縈紆已如帶浩浩北海若遐想見尊大溟涬函萬象吞吐容百怪小哉此溪流其涸可立待是以古君子德量戒褊隘

家有小園比他處果蓏倍登或問鄭子何術致此告之曰漢武帝使海上縣官親漁魚皆不出其後捐以予民則魚復來因知天之生物本以惠濟窮民彼富足者不可兼而得也吾貧甚矣安知造物者不以是少私之耶戲爲一詩

吾聞縣官漁海魚不出捐以予民魚乃復天之生物豈無意殆欲憐貧補不足吾家元無二頃田卒歲何人分半菽小園自幸有餘地背負經書力鋤斸年來種植類橐駝隨手高低便新綠魁然瓜芋塞區肥無數桃梅壓枝熟既收弄煖開鬚麥又摘多穰過拳粟雖無蓄積累瓶盎采掇猶能飫腸腹天於此圃非偶然坐作山居野人祿

罪回祿并引

宣和辛丑睦州妖賊嘯聚服絳衣執兵戈破郡縣所至民居無小大焚之鄭子謂五物皆有神火爲物回祿司之此盜之興以火爲威灼燎惟盜所用神惡得無過哉作罪回祿

回祿爲火神威權尤貴重年來何失職權爲盜所弄此盜假爲威蜂蟻聚徒衆煌煌萬炬光灼燎隨所縱烟氛障白日烘炙盛騷動老幼哭無家禍虐人所共使人不見此聰明欲何用神而審其然可得亡制控

忍使盜意滿。生民負焦痛。爾過不可文。反躬當自訟。

辨畢方并引

柳子厚按山海經。謂鳥有赤文而白章者。名曰畢方。善爲火之祥。常爲文以逐之。往年東南寇大火熾。說者謂所在不能司察。畢方之過。欲大修驅禳之術。以戒未然。鄭子聞而笑之曰。窮民失業。乃相攻剽。白晝秉炬而相焚。初無祥也。作辨畢方。

比屋皆良民。爲盜豈無以。富足義所生。貧窮盜之始。凍餓家無儲。追呼官不已。妖幻隨鼓之。安得不羣起。縱火資盜威。勢固自應爾。可笑說者愚。輒欲效柳子。赤文而白章。召禍豈其理。東南瓦礫墟。所向輒千里。如何好事者。逐此不逐彼。

前山尋蘭

眼債未全無。惜春心尚有。喜聞幽蘭臭。尋過東山口。披叢見孤芳。正似得佳友。小鍤破蒼蘚。護致歸座右。秀色逼塵埃。清芳動窗牖。愛媚固無厭。嗟惜亦云久。今爲花木者。貴重無與偶。第能吐青紅。貢獻率奔走。官舟塞古汴。往往載蒲柳。爾何守幽林。國香空自負。所幸無改芳。可使名不朽。

簡潘義榮

高槐記得綠陰垂。見公承詔趨丹墀。今茲疏梅弄香粉。公坐鯁切還棲遲。甘辭軟煖定速售。此獨難使壯者爲。苦言瞑眩上所急。出林之木風摧之。嗟吁世路每如此。我常感激橫涕洟。賈生妙論逮伊管。絳灌之

屬猶可移。長孺忠言豈眞戇。其如御史能飾非。到頭至始天所惜。未肯容易登皐夔。且今投置在閑散。藥傷補敗終見思。公還故鄉掃一室。古書名畫四壁圍。賓客相過具杯酒。一笑萬事榮辱齊。雖然公豈忘世者。終念后稷由己飢。吾皇嘗膽愈思治。宣室賜對行可期。當有今時張萬福。懽呼再拜迎公歸。

酩酊且飲酒

料峭社日寒。酩酊且飲酒。中原困干戈。黠虜未授首。隣邦復蟻聚。傷殺官吏走。使者部民兵。經月但斂手。豺狼羣小心。伺隙欲嘯吼。吁嗟一身多。況復家數口。信如故人言。天地在杯斗。

建炎丁未自中夏徂秋不雨七夕日戲成一詩簡牛郎織女云

今夕知何夕。織女逢牽牛。雲軿擁高漢。仙事傳風流。人間適焦窘。龜兆生田疇。當時大軍後。皆抱糠粃憂。我勸二星者。鵲橋無謾遊。曷不攀天河。駕浪鞭龍頭。共化油然雲。白雨淋九州。無庸事機巧。下副兒女求。良宵幸款曲。願爾深自謀。無令一年中。虛煩天地秋。

代答

高才沐新詩。筆力回萬牛。諷我挽河漢。溥將膏澤流。吾聞天甚仁。愛民頒九疇。人間失彝敍。乃有偏毗憂。列星但隨旋。一氣同浮遊。詎敢弄天柄。私恩回旱頭。胡不自修德。和氣浹九州。奚煩雕腎腸。詩章遠相求。君其諭鄉隣。此外無良謀。尙幾駐車騑。俯爲觀有秋。

巨濟弟書夢求詩爲賦古風云

稽首叩微妙。下筆書符若風雨。又復沃之瓊血泉。過口腹腸如火煑。臨行戒以食腥穢。轉首蹙然成栩栩。吾聞有夢皆想成。此夢怪奇非想取。良由夙業種根淨。故此通玄受眞語。會當役使三足烏。倒景乘風見王母。惟予墮入世網中。非孔非顏莫知祖。獨知抱正禦魑魅。符籙常疑不吾補。但留眞火固臍下。每視丹砂賤於土。飢來得飽卽快意。茶薺羶臊等甘苦。那知好慕長生人。保練形神乃如許。因觀侯夢悟昔非。嘆恨此身殊椎魯。便尋金篦去眼膜。爲汝他年看輕舉。

送林懿成解兵椽

公喻如龍媒。秋游身有神。暫此地上行。氣壓凡馬羣。我喻如麋鹿。野性不受馴。逼迫到城市。邇邇常畏人。自知兩相懸。無以追後塵。故其拜典謁。曠廢不及頻。時於淸夜夢。論議容相親。公今瓜過期。行色催車輪。窮達稍異趣。細歡復何辰。悔不忘鄙陋。日爲門下賓。周旋奉誨語。藥此傷敗身。追念已無及。扳緣寧有因。但能側兩耳。聽公登要津。上固知倪寬。俗吏徒云云。

午睡

裘羹飯脫粟。窮達未須計。日中困炎曦。到枕卽昏睡。營營百爲擾。合眼盡遺棄。翛然一榻閒。爛熟見眞意。欲識太古風。去此不多地。我願四海平。圭竇永無事。夏臥法曹簟。冬夢公孫被。

寄姚文發

芳蓀小繡肩相拍。拍初同作江湖客。夢裏春風三十年。靑銅照我頭都白。與公常日話瀟湘。恨不此身生

兩翼何如附驥得千里。再此搜尋舊蹤跡。荷公視物能我念。小字密書盈一尺。報言扶膝所經由。興廢存亡皆歷歷。吾家廿棠人所憐。今不見鬱空枳棘至如敍述所知友。但若前生略相識。恍然沈痛念平生。讀盡寄書清淚滴。自嗟顛悴百憂身。慘慘中腸常感激。去年邂逅見中都。我正蹶踣遭棄斥。相隨扶病出幽巷。買酒歸來款顏色。懷書亦復渡清灞。從此參商遠暌隔。公今館置得賢府。厚禮温顏同古昔。車魚足意長鋏閑。越聲不用思莊舄。果能援筆賦鸚鵡。自可使人皆辟易。他時依倚就聲價。蔬蹻何由不離釋。惟予投置奧突中。轉轉窮愁滿胸臆。春蠶未繭官督之。將穗輸租瓶盎窄。誓將斲治十畝園。竹徑柴門閉聲寂。聲名雖不暫羶香。不願埋頭如李赤。爲公書此報東風。一夜楓林關塞黑。

天寒

清寒作新雪。玉花僅堆積。雲破照朝曦。數霤忽消釋。餘陰變小雨。頗似烟霧霧。時見庭前槐。枯梢水珠滴。破愁無尊酒。慰眼有書籍。涵泳度窮年。所得固清適。

自笑

他人將錢買田園。尚患生財不神速。我今貸錢買僻書。方且貪多懷不足。較量緩急堪倒置。安得瓶中有儲粟。自笑自笑我愚。笑罷頑然取書讀。

歲暮

頑風動高空。陰雲壓平野。霰雪跳珠璣。歷亂擊疎瓦。袖手對寒窗。寂寞如喑啞。良朋莫相過。誰可慰懷者。

豈不念得醒傾壺絕餘瀝火銷燈燼殘一被不踰踝天道無私窮其窮則命也

家旁有廟其巫每歲旦必鳴角作法以觴其神隣里聞角聲則知其將曉矣

村巫吹角天將曉里巷拜年爭欲早我驚節物懶下床眼看屠蘇心憚悝未能免俗出門去禮數乖煩無所考春風堂堂不顧人自向池塘綠春草誰知此髮不堅牢一回如此一回老

浦江書院中

弱雲障陰黑疎雨弄纖細寒燈不生花庭戶起愁吹蟲話已停聲夜半亦何寐失手置書卷撫心自驚悸念此十年間分明隨夢寐一從雙鶴飛顧影亦顦悴病添女子愁貧喪丈夫志遠去松楸旁團聚類兒戲千金買卜龜所用良失計孤悲愈綢繆萬感集腸胃捲被拂空床斑斑落清淚

六月初八義榮司諫自福慶山見過奉陪遊西巖以新茶享石佛抵暮出山明日成古詩一章爲謝云

窮巷絕輿馬衡門翳蒿萊煩公赤墀步踏我幽徑苔念舊昔云有此道今微哉俗薄風義重稍壓萬古回衣冠冒著至笑語帶涼來媿無一尊酒臨風相對開乃得陪杖履崎嶇訪巖隈野寺生綢蟲長廊閒顛擢睟容守孤殿坐對寒爐灰公獨眉瓊草芬擘薦中懷但念石佛古豈顧多塵埃妙語入幽隱高情肆徘徊良覿苦易奪半規忽西頹溪分隔流水歸途恨難偕獨立久瞻望烟林綠洄洄

晚村

暑雨霽餘飛。翻溝水鳴玉。半規入嵐霧。平疇愈新綠。時有牧歸牛。一笛過山曲。吾廬附幽深。四面蔭修竹。垂雲下林梢。驚鳥自爭宿。夜色迫書卷。呼童具燈燭。

始生之日。石子壽我以詩。所以相屬之意。再三甚厚。飲其酒。歌其詩。既至于醉也。援筆爲十韻報之。

五月居山晝清永。槐度微風舞疏影。兒童喜我懸弧辰。洒掃庭除具盤皿。烹鳧雋鵠未易辨。肴核隨時享桃杏。頗當杯杓念吾親。每歲在旁珠炯炯。今茲坐席小睽異。便覺親朋歡意冷。遠煩濃粉研蠻牋。細寫親書過修嶺。堂中久闕起予論。遽此讀之雙眼醒。還年厚福定由天。囑我既勤當謹領。永懷嘉意不能休。少慰蓼莪心耿耿。爲君儘放酒杯深。搔首浩歌成酩酊。

讀蘇子美文集

嗟乎吾不及識子美。誦讀遺文淚如洗。公文意氣何所似。猛虎負山蛟得水。或如秋風入松竹。或如春溫煦桃李。文章乃爾人可知。何事亨衢半途止。定應豪氣壓凡夫。不學持圓媚唇齒。孤芳獨寄叢林中。安得飄風不狂起。一盃失舉強名之。包裹鋒芒扼而死。天乎天乎庸可問。如子美者使作滄浪之釣民爾。

招潘文虎

親朋數日聞。俯仰作禮數。既事還書齋。妙畫倚庭杜。春蚓細縈紆。知子常我顧。坐此塵俗因。顏色阻良晤。遲疑負中心。恍若失所遇。新詩今鼎來。車馬審留駐。撥置或少閒。尙幾枉前步。別來胸腹奇。彼此欲呈吐。當爲掃中庭。柏子香一炷。

感秋時寓龍德寺前

西風吹澹雲。小雨送殘熱。負砌兩梧桐。黃落下一葉。中宵暗燈火。悶悶窗前月。孤懷掛清愁。誰此伴心折。自顧欲何似。幽巷在窮穴。感動發悲鳴。啾啷夜不絕。曉起對青銅。兩鬢生華髮。

辛丑正月十三飲南廳

小槽瀝瀝流香乳。玉壺注入金鸚鵡。甘脆鋪陳薦肴俎。環爐數客不停舉。酒酣耳熱燈前舞。呼鳴不作兒女語。未到山頹且撐拄。窗外濛濛正春雨。

寓靈峯寺感懷

遙風入林篠。淅瀝生夜愁。明月過窗牖。照此虛室幽。念從出懷綳。志在承箕裘。唯知業書卷。何嘗識戈矛。去年妖寇興。盡破東南州。烟來走官吏。火過成墟丘。豺虎恣搏噬。鼯鼬肆嘯啾。砧俎血忠義。罟網羅善柔。皇皇勢窘急。有罅即願投。挈妻負幼子。敢謂生可偷。潛遁得幽僻。如魚初脫鉤。妥尾定驚膽。餘魂漸能收。今者王師來。元兇已拘囚。巢窟有餘類。尙此稽討搜。參商隔弟妹。阻塞無書郵。家在北山口。烟林裏滄洲。更此亂離後。當無一椽留。可但一堂廬。最苦悲松楸。使我思歸夢。枕邊清淚流。嗟嗟廟堂客。爲國須早謀。積薪從下燃。誰云無後憂。願令弄兵者。依舊操鋤耰。勿俾太平世。蟣蝨生韲鹽。

靈峯聞秋雨

夜靜荷池葉翻翻。聲如珠璣落冰盤。小窗客夢忽驚破。知是秋雨來池閒。清曉陰雲壓前山。涼風飄蕭起

林端病身便覺衣袂薄。蒲葵已作無情看。田家喧呼各相勸。年豐可望糠粃寬。更願朝廷念東南。吾儕自勉加盤餐。

宿長安閘口

天寒雲氣陰。地闊江岸敞。鼓動風勢狂。掀簸浪頭長。單纜纔屈舟。避雨宿深港。上有阿闌若。危鈴作孤響。一夜魂夢寒。鄉國勞遠想。清霜作朝晴。舟師動帆槳。

安之叔盜後爲素求詩。以此寄之。

青黃固非瞽者事。五色亦解盲人目。皆知鬼瞰高人家。爭欲相夸造華屋。吾門今已似參元。更喜吹簫有名叔。樞蓬牖甕編此居。憎視紛華如桎梏。凝塵滿席一爐香。不以色界爲可欲。自非純白不受垢。脫洗安能異流俗。我方草草排數椽。隨分鷦鷯一枝足。簷前但許風月到。門外不妨松竹綠。其他世幻何足云。自古賢人在巖谷。

憶書

先子晚漂泊。家藏無全書。屋壁零落者。雨壞鼠竊餘。余生苦嗜古。葺治十載逾。上自大父來。手澤之霑濡。下自予從學。筆力之傳留。蓄積稍浩浩。籤牌漸疏疏。去年聞盜興。烈炬燃通衢。反覆竊自計。蕭然一先廬。茅茨蓋空壁。下無金與珠。盜當知我貧。肯爲留此居。方更埋書帙。顯號緘鎖魚。誰知妖焰來。一燎隣里墟。家雖託南巷。屋火書亦無。萬古聖賢語。隨烟入空虛。所聚忽消散。腸熱唯驚呼。吾憐衰蹇身。視人百無如。

每幸對黃卷。白日聊自娛。今者坐窮寂。頓覺雙眼孤。夜夢亦驚枕。憂心梗難舒。大盧費文字。寖久成頑疏。未免伴畦丁。冥然荷犁鋤。

壬寅年南遊離白沙

木杪日未昇。四野落寒霧。昏濛失崗巒。咫尺見行路。我獨何區區。犯此寒色去。重傷寄蹇身。百事已遲暮。既不早衝躍。要津先自據。又無二頃田。林泉閒門戶。方此念友朋。升斗活車鮒。行行乖素心。芒刺欲誰負。

至金谿與康功

客子遠羈棲。天寒夜幽獨。擁被薦孤枕。感嘆不自足。念與公平時。書卷共燈燭。事業志遠大。可但慕爵祿。驟裹頭不垂。果此先噴玉。駸駸宦職場。意氣已神速。我方坐困苦。一命綫相續。盜雖哀王粲。屢作磎上肉。屋廬化飛烟。瓶盎無儲粟。豈不隣北阮。分者誰半菽。今茲尋友朋。慙甲生面目。波濤歲云暮。正作垂翅鵠。公無遂獨笑。忍聽窮途哭。

宣和壬寅仲冬二十六日留別臨川陳泰穎

江南浙東千里遙。雁聚沙汀無定跡。偶然握手如平生。祇恐前身已相識。不然安得一羈旅。披露煩君出金石。我今漂泊又西去。草草分衿實堪惜。孤舟漾水如輕葉。何處烟村倚灘磧。明朝橫枕清浪頭。夢破霜風正相憶。

至豫章茂直座上戲書

憶與故人分此袂倒指數年今不啻天涯何意得相逢一笑向君聊破涕靜垂雙耳聽韶韺濯洗凡襟無鄭衞頻將短燭翦寒花正恐今宵如夢寐

別茂直

故人官江濱藹藹起清望因漂似木偶千里遠相向窮達懷異趣雅故恐遺忘暨我卽門牆公喜不可狀握手問辛苦容我細伸吭瀅然高義生開懷出雲上銜恩在雙腮圖報心愈諒歲暮天益寒江湖足波浪篋中乃得詩安流反門巷

盜焚浦江龍德寺經藏與卷軸化爲玉諸公談禪論佛指眞畫僞如泥中洗泥余竊不取且火之焚物無所不壞獨經卷不隨土木灰燼者理固灼然豈俟多談因戲爲一詩然不可以付寺僧也

盜火阿蘭若一燎無餘屋獨此龍宮書入火變爲玉琤然斷甃中嘌呦猶可目衆謂有哲匠祕願發心腹提斧入崑山雕鐫作奇福不然紙墨灰委地安可觸或謂刻楮者一葉尙難速安能俄頃間就此千萬軸吾聞一切法萬物皆具足法存形豈忘法壞形乃覆彼旣自斷滅智者莫能續是書佛所傳法性妙含蓄無盡如虛空生滅自興伏貞嘗無動搖堅固莫摧辱文字遂因依清涼逼炎酷吾又稽儒書如彼莊周屬亦謂忠信人水火不能毒矧此微妙語天人共歸宿豈容輕破壞一槩隨土木想當妖焰燃人驚鬼神哭烟消火力寒撥灰開韞櫝告爾緇衣流營修愈宜篤當求琅玕類刳以函其牘勿謂字畫泯不可事觀讀目擊道猶存況復具輪轂

玉女泉以招提孤僻而名高華清泉坐天寶荒淫而取誚元章寺丞作古詩一章廣坡公之意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鄭子藐謂天下之邪正美惡分明如黑白其有失所處者非知而爲之蓋見善不明而自以爲是也自以爲是則雖有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次韻作玉女泉

安陸玉女泉寒流隱叢薄驪山華清泉顯貴頗昭焯二泉仙所留煖氣注潺瀹後世入山人塵垢賴疏淪詩翁道眼明賢否善商搉以謂驪山泉有過不可藥其他雖寂寥清譽未衰落都由天寶時淫侈正乖錯山水濫榮遇譏誚亦難濯出自安陸者于今澹如昨耕樵資滌弄巖竇不局鑰地僻號幽窮名高等河洛猶人抱材器戒在羞寂寞詭笑事權豪温顏奉杯杓豈不暫殢香遺臭非略略噫嘻此誠然但可付談噱趣向如東西岐路本來各君子有顧藉小人無愧怍營營在聲名遑恤墮溝壑如古李赤者章句頗能作溷鬼豈不汙自謂得所託清都與鈞天盛事咤揮霍詔面就椒蘭挽救不可縛萬有一如赤其肯在窮約乃知詩翁言可忌亦可樂政恐清華池憎翁非善謔

臨刈旱苗

我懷高臥心而爲貧所迫挽我赴塵賤動與幽趣隔磽田能幾何旱穗止容摘豈便得收斂半屬租種客分爭既不賢烈日仍暴炙勞生可羞嘆皆爲糠粃窄使得二頃肥凶年不相厄豈復論錙銖驅馳在阡陌自當杜衡門清坐對書册餘粟釀醯醯笑似雙鬢白

郎事

夏木垂嘉陰。中夜微雨集。晨興涉西園。爽氣衣外入。側身過幽林。葉上見餘溼。菰蒲暗池塘。有鶯如玉立。樂哉吾此居。時平足堪葺。

丁未四月。與李叔佩還錢塘。道浦江井坑嶺。賦此詩。

扁舟絕驚濤。芒履陟修嶺。躋攀雖小勞。窈窕豈人境。巨石開雙關。有道細如綆。其中漸寬虛。闊步隨所逞。古木垂嘉陰。一覆餘里頃。寂寂豔山花。沈沈晦龍井。時有飛泉落。噴薄珠玉冷。毛骨皆清涼。反顧發深省。麋鹿聞人聲。駭去山之頂。春禽正對弄。決起不留影。豈知道上翁。甚愛幽獨景。如何蒙鄙外。一笑不相領。負負出前山。遲疑夢初醒。

王倅生辰

日馭駕輪入東尾。望後黑月將浹旬。惟時十月二十四。積慶高門生異人。霏霏霜華翦寒梢。天地嚴肅無妖氛。祕藏和氣付賢者。粹然不受世俗塵。觀其玉潤得嘉耦。義之正恐爲前身。自從平步官職場。事業磊落難具陳。東陽古郡號富壤。寇火之後風俗貧。征財榷利日擾擾。藉公獨與人爲春。坐令七邑再生育。此德重大無比倫。吾聞造物甚昭爽。報公以壽當如椿。我公骨相已奇艾。道氣日日生精神。他時雍容入廊廟。端以黃髮爲甫申。題輿雖此暫留滯。隨分亦可酬佳辰。庭前香霧欲雲起。可無一醉歡邦民。

暑雨

結廬在深寂。芳簷蔭松蘿。天晴風日溫。時有燕雀過。今茲夏暑雨。衡門可張羅。永嘆復自慰。幽興吾亦多。

和何元章

持此樽中酒。試共評韓柳。高才鳴道奧。俱是希世有。宗元失所依。論者微謂醜。退之甘窮約。名字全不朽。至今雌黃言。流落書生口。大抵貴致遠。成者未爲首。遑暇議古人。吾其御所守。

潘叔愚詩有歸家更讀萬卷書之語。義榮司諫爲其未切於道也。則作詩以警之。而其序乃有終日談禪之語。鄭子聞而笑之。且書既不必讀。則禪亦何必談乎。復作一詩呈司諫公。用前韻也。

弟見兄賢文學飽。意欲書卷窮探討。兄知紙上道不眞。爲弟談禪說枯槁。弟兄遊戲作三昧。妙語生風洗煩惱。頭鑽故紙大是癡。口祇談禪癡不少。冥冥道妙不容聲。口語文書俱未了。雖然公豈不解此。慧力絕人先。洞曉暫借北山葛藤話。誘引羣生入深渺。雲堂齋散歸時想。自把萬緣俱一掃。

題赤松

世謂仙易得。漢武吾所知。終老坐迷妄。海上求安期。世謂仙難得。二王等兒嬉。安期自來顧。一笑相與歸。難易詎能詰。懵恍誰復窺。千古赤松事。話者君勿疑。淩遐與倒景。物外非無之。要須功行滿。乃可超塵泥。無懷輕誕心。鶴鹿浪欲騎。安期寄語謂世人。初平不是牧羊兒。

覽鏡

短髮不盈梳。年來半斑白。吾今四十二。敢望能滿百。負郭苦無田。安居未成宅。況復世路艱。國步日侵迫。未必松楸旁。常得看書册。區區抱短見。貧賤中外隔。寄此鄉國間。蹤跡亦如客。覽鏡酒杯空。浩歌天地窄。

代上傅帥十二月二十三日生辰

牙城霜月紅。稚耋擁晴晝。百拜黃堂前。共上太守壽。皆謂去年時。黠虜已深寇。一砲驚江南。衢婺幾失守。徨徬千里心。竄逸欲相蹂。公以活人手。銜金力營救。信賞激忠勇。厚禮羅傑秀。坐回虜馬頭。遁去如驚獸。邦人未遑息。鼠輩復狂嗾。郡兵無奇畫。輸亂失領袖。閉關守孤城。惴慄鹿在囿。我公登高墉。威德即下覆。仰見吾父者。歡舞悉解胄。一犂春雨耕。樂業遂如舊。生成荷終始。銘刻念前後。公之所常活。庸可億萬究。吾聞天地間。禍福靡虛授。陰功滿東吳。冥報豈容繆。嘗能壽我公。炯炯如列宿。下吏聞此言。喜躍倒冠綬。中興須鉅人。理亦天所祐。矧復有厚德。福祿宜愈茂。自恨如漂萍。孤跡太冗陋。邑佐雖賤役。不許久奔走。行將罷摘尾。遠遠去左右。斂板集公門。依依已延脰。

石季平題李南畫石之傍曰。疊石爲山。已是一重公案。況畫者耶。鄭子見而笑之。明日戲成伽佗問隨緣云。隨緣居士。即季平道號也。

筆畫與石疊二者均是假。惟彼世間山。如疊亦如畫。要當論眞空。萬物同一馬。隨緣判此公案時。不知筆作麼生下。

每年家釀留一器以奉何元章。今年持往者。輒酸黃不可飲。再以二尊贖過。仍爲此詩云。

吾廬託窮巷。有酒無佳客。年年家釀香。延首定攀憶。分持遠相遺。豈問杯杓窄。所貴明月前。共此一尊色。去年冬苦寒。雪水填四澤。甕面蟻不浮。弱精無勁力。瓶罍貴潔清。而器不親滌。泥封意雖勤。審視頗無則。

如聞近所往。惡味同食。蜚恨無醇德將。非緣踰日戾。大類獻空籠。報賜煩雙璧。元章先有二詩見謝。想當設肴餌。清與隨太白。流涎不及味。顧我豈逃責。我貧如陶侃。每蒙鄰舍德。牆頭有餘惠。不敢自專得。今復再分獻。庶以補前慝。願公頒徽衷。畢此無餘瀝。

對竹

勞生分素定。大患天所辱。時於塵埃中。許我對修竹。此君風味高。瘦骨不生肉。烟梢墮新籜。當面變蒼玉。風邀嘉月過。衆葉亂相觸。寒光下照之。到地影猶綠。誰能相從飲。莫聽人間曲。綢繆侑孤斟。洗卻一生俗。

擬和

馬瘦未爲病。不仁人乃辱。樂哉仁者居。更對蕭然竹。何曾不解此。日食萬錢肉。寧如祇蔡霍。卻有塔前玉。影亂鄰侯書。顛倒手都觸。清風過餘涼。散作酒尊綠。疏金忽瑣碎。天際一鉤曲。婆娑觀此身。要俗不得俗。

花山會飲

四圍明窗香霧塞。酒射玻瓈欣琥珀。無多酌我先有言。須識次公爲惡客。長鯨豈問湖海寬。偃鼠定知胸次窄。後園雜花如錦折。風雨顛狂那可測。主人娛賓寧愛酒。勿以杯計當以石。君圖繼暑膏可燃。若欲留春古無策。

南陔五章。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四句。

南陔。補亡也。念劬勞之恩重。痛逮事之無日。故作是詩以慕焉。陟彼南陔。有風惟薰。曷念劬勞。華髮盈巾。

彼髮之華。尙可翦也。嗟嗟吾親。不可見也。陟彼南陔。其薰遠兮。慨我功名。今亦晚兮。功名之晚。尙可爲也。嗟嗟吾親。不可追也。彼居之子。庭闈休休。愛日之念。胡弗省修。瞻彼禽鳥。亦哺其母。養而弗驩。於孝奚取。敬爾身矣。澤其親矣。逮其暮矣。云何吁矣。

北山文集卷之三

贈范茂直

范君才力信超羣與我睽離未十春脫體文章都換骨從頭宦業便通神不應蓮幕淹餘刃莫只花甎臥此身好傍玉皇香案立放教膏澤下斯民

壬寅年南游至衢州

分開平綠渡寒溪溪外垂空日腳低城郭重重隨望遠峯巒處處與雲迷窮通默定非難識勞逸時閒太不齊又向孤村烟樹下見他烏鳥一番栖

入信州

郵亭方此越三衢已是江南十里餘幽谷日來禽對語平沙霜重雁相呼溪旁障水橫魚網竹下開門出酒壺物態人情隨處好不煩客子嘆羈孤

此心

金華山下赤松鄉何日橫門杜短牆皮几鶉衣甘淡泊竹陰花徑任徜徉雨餘靜聽溪流激風過時聞稻米香緘負此心剛未遂羨渠陶子傲羲皇

甲辰年得男子經道以詩相賀因報之

兩夢嘗占女子祥偶懸弧矢亦非常渥洼方合生騏驥枳棘安能出鳳凰自顧此身無遠業所期前世有遺芳新詩相賀來何晚湯餅惟公不在堂

越江之岸人家皆臨水種竹疊石作徑其屋蕭然嗟今齒髮蹉壯方坐兵火驚焚安得一居如此見之不勝饑慕

何人此地得幽居竹石中間宅一區可意江山千百里有情花木兩三株應無俗客驚吠犬時有輕船過賣魚卜築他年期效此更添數架古人書

和吳唐輔雪中同遊西湖之作

平生聞說西湖好眼礙紅塵未得看款奉親朋今始到俯臨波浪不知寒異鄉把盞人都醉同道論情我最歡莫向城頭聽傳漏且將燈燭照更闌

和仲模梅花

亭亭清瘦出塵埃高格端從物外來先對雪霜含素豔任教桃杏作紅腮芬芳多向閑中得孤寂偏尋靜處開長願一枝橫夜月春風謾誕莫相催

用韻寄仲模

又煖屠蘇入酒杯可憐年去復年來但能雕琢愁肝腎豈慣縱橫強頰腮先子邱園荒不理故人懷抱遠難開行藏事業皆前定祇恐吾儕鬢髮催

和王才鼎懷錢塘

錢塘扳卒又嬰城報至令人失意驚天子於今猶自將藩臣何以不知兵官無良吏因循致。廟有成謨次第平所惜湖山辛丑後至今澄洗未曾清

再和

我雖巖谷豈其卿多壘于郊亦可驚徒有丹心思報國無因緩頰得論兵跳梁狐怪今方逞奮角狼星久未平盡亦付之公子繡慨然持斧爲澄清

臨刈旱苗二首

黃梅雨斷水如湯百日連秋苦亢陽所在自應知孝婦孰云今尙有弘羊沛然天澤因誰靳蠢爾黎民重可傷罪已佇聞頒聖詔中興仰首望君王

可怪書生命分窮頻年荒歉苦天公枯陂盡作龜紋裂旱穗渾如雀啄空佃客腰鎌癡不割長官受狀遠難通歸來笑向兒童道定是今年餓殺儂

己酉正月大風寒米價騰踊榮色之民皇皇于道感而作是詩

昏昏日影有還無謾誕春風勢力麤品物固知春用意細民其奈米如珠未相秦越嘗憂國不再皐夔愧服儒骨髓有奇深自負緘封無路薦區區

義榮見示和禪月山居詩盥讀數過六根洒然但余素不曉佛法今以受持孔子教中而見於窮居

之所日用者和成七首

世態敧危轉覺難年來宜我面西山高情不出窗几內至樂亦非文字閒願得好風常款款不妨流水自潺潺箇中有味誰同享俗子卑陬莫強攀

不曾貪進不曾休俯仰人閒今白頭一切有爲皆妄幻十方無礙足浮遊誰言學佛須披衲頗笑求仙唯造樓只有隨緣是眞諦穩憑舟楫濟安流

陋屋三間草蓋成四時蘭菊薦芳馨但和後圃多栽橘何必陽山獨采苓破睡雪花茶滿盌慰懷春色酒盈甁與人無怨亦無德自覺長年心自寧

官不追求盜不窺得閑終日閉荊扉有時斸圃趁春事幾度荷鋤隨月歸酒裏最思陶靖節江邊時憶謝玄暉自知此外無他障一任蕭然鬢髮稀

松林竹塢雨冥冥對坐焚香一縷青掃壁靜開摩詰象研朱閑點太玄經愚癡我豈能無漏警悟人皆消不靈允願涼風吹醞毒要令舉世得醒醒

瓜滿前疇菜滿畦亦松屋北寺居西不村不郭常安穩非律非禪自整齊靜見遊魚潭底樂任從幽鳥葉閒啼此心得趣知誰解一月寒光印碧溪

經史何須萬卷開書多方朔反詼諧能言正恐迷難出絕學方知進有階角逐英雄都掃地留傳功業謾磨崖若無反照觀心術永墮諸塵萬事乖

石季平嘗爲于仲模詩改二字。後仲模有詩來。復用韻報之。且慶朋友間漸能琢磨責善。追復古風焉。

趙璧微瑕豈易攻。抉磨深賀得良工。古人規誨有餘樂。近世交朋無此風。二字相裨何預我。一篇兼報重煩公。新吟若掛高門外。價比千金迥不同。

寺前書院中寄季平

已投幽僻避塵坌。更向簷頭著小門。滿案韋編供白晝。一爐柏子對黃昏。後生秀爽慙無補。舊學荒涼喜再溫。此外清愁是何許。杜詩韓筆少人倫。

後圃石榴。初爲夏日所暴。得秋雨。所爛易落。雀又從而竊之。樹閒日以彫疏。顧其餘尚可侑吾小飲。因成一詩而摘取之。

初見纍纍小圃中。鼠偷雀啄樹將空。久遭日暴皮先皺。未借霜寒子半紅。爽味尚堪供齒頰。清漿聊可潤心胸。小籃親摘提取便。聊得鋪排薦飯鍾。

磨茶寄羅池。一詩隨之。後以無便。茶與詩俱不往。今謾錄于此。過眼便焚。切勿留。

有人遺我建溪香。茶具鄰家自借將。親磨無從親付汝。一推惟是一回腸。趨庭愧我繆知鯉。證父憐兒那得羊。淺啜飯餘深自省。再生天地屬君王。

幾先坐上贈友人

去歲吳江秋水平繫船聊得一班荊相思只道心長折此會那知眼再明離合悲歡言不盡東西南北恨還生勸君勿復奢杯酌漏箭銘盤將五更

宣和壬寅十月余游江南二十五日道出月巖方崇寧甲申先子休官長沙挈家人宿巖下此後二十年閒哭父母失姊妹禍患百端今日雖使余富貴過此尙當悲感不自已況復羈孤無聊爲萬里旅人耶欲作一詩梗切未能就止以二十八字敍其事翌日得四韻

先親膝下共游人孤影飄零只我身今日再來如隔世泫然衰淚落江濱

石漏遙空一片天月巖之號古相傳孤輪高潔誰爲比老樹婆娑亦宛然山礙不容千里見崖侵常蝕二分偏故知僞物誰叨冒終竟天教不十全

題洪州新建張令寄齋

合倚金華步石渠丹砂寧駐葛洪車有成用底三年政必葺聊成一日居簿領優游閑製錦籤牌盤礴飽觀書後來令尹須留意莫道前人託宿廬

和安之叔灰齋

見說灰齋只數椽先生燕息此於焉聲名應恥暫時熱喜怒端知不復然春到豈無繁杏火日高惟有篆爐烟清幽此外萬緣冷笑殺人間百慮煎

送張季平歸永嘉

霜葉搖風九月秋披披歸袖挽難留知君久作陶山夢無意相從鄭谷遊率略杯盤常共醉艱難身世最同憂人情易得成疏冷頻有音書寄我不

和何元章新秋

玉露寒凝顆銀河澹瀉流每年纔到此無處不驚秋便有清涼意潛消旱涸憂附炎蚊弄喙可笑不知休

鼓子花

鼓子花堪愛疏葩淡碧時未陪葵向日且伴菊當籬土厚根條遠涼多世俗希可憐紅槿類無益自衰遲

和潘叔愚書懷

冷落秋風宅一區悲歌豈爲食無魚去來虜馬潛窺伺出沒神姦未掃除許國有心雖感激濟時無路謾欷歔何當成就周宣業再勒岐陽石鼓書

癸丑年暖閣初成

枯葉寒梢夜夜聲圍爐小閣喜初成護風簾密香烟潤弄日窗低書卷明況有酒漿初暖熱從他歲律自崢嶸塊然危坐得佳處萬事人間一唾輕

和思老夏日山居

世俗沸如湯公於靜處藏忘機身不老無事日偏長地僻松篁密僧疏殿閣涼何須有妻子涕泣似王章

和石希孟

睽闊星霜又欲周詩書深恐廢前修相承韡韡常怡悅有罵申申正噢咻一暴而寒非所喜半塗之畫最堪羞茅簷紫竹窗前榻我尙慇懃爲爾留（韡韡兄弟相依噢咻也風平以行已未善姊常申申罵之此蓋言吾子居家雖艾愛可樂而姊常悲痛其失學噢咻蓋悲痛云）

偶書

望春樓上倚闌時祇此霜天也自奇遠水平山渾似畫新寒愛日穩催詩不知木葉藏村舍忽有鷄聲過短籬閑卻主人朝省步經年端坐看淸暉

悼八嬸孺人

當年棗栗奉高堂顚頓俄驚哭杞梁日見兩孤成乳酪坐聞一節勝冰霜仙遊已作朝霞會塵世空將舊履藏莫問生來壽何許曾孫兒女亦成行

最幸平時省拜頻雍容常欲面生春鬢華雖覺年彌老齒宿其如語自新兩劍共埋知有日一杯持奠阻無因泫然空落風前淚終媿西山執紼人

悼陳庭玉

力就揚雄宅一區知公有意賦歸歟兩楹豈謂哲人夢三徑空留君子居厚德所傳唯裔嗣淸名難朽是詩書天公到底慳風俗不使斯人在里閭

悼六兄宗魯

王粲全身不偶然意公所享尙綿綿誰知處弔在反掌到底死生難問天萬頃良田空沃壤九原幽恨獨

新阡階庭富有諸郎外所喜東床兩壻賢
去歲擔簦入上都公能別我意踟躕微疴未覺鴿原急永訣那知雁序孤奠拜昔猶棺在殯送車今又客登途爲公回首生淸恨空有池邊宅一區

悼顧與權夫人

高文司諫筆如椽肯作夫人識墓篇但考銘詩無玷闕自應遺行遠流傳女無妬色誠希有士不妨功可並賢安得芝蘭勿叢秀藹揚餘懿屬他年

悼陳子濟教授

憶昔聯書上辟廱公如玉樹照春風騫騰尙惜十年晚銷散俄驚一夢空世事正茲同沸鼎我身今亦類飛蓬愴懷爲執歸山紼松柏蕭森淚眼中

悼潘權仲

一生邱壑賦幽閑雅躅飄蕭未易攀時縱高談塵俗外頗傳佳句里閭間身名昔已無虧闕世路今方足險難公獨高培一阡土想應無恨入桐山

悼潘義榮母

去年兩槳泛淸深正是隨雛出鳳林綵仗渾如天上去壽光俄向斗邊沈金花象軸恩雖在雲隴山原痛可任我亦堂前飛鶴起強成哀挽倍傷心

北山文集卷之四

上婺守范龍圖書

某竊謂先進之士有志於立功名者凡所薦引未嘗不擇人後進之士有志於立功名者凡所攀附亦未嘗無所擇某年三十五歲雖賦命奇蹇未食清時五斗粟不足以備王公大人采擇之數然篤志讀書好閱當世貴人有譽望者參以古人而窺其行事非敢僭越犯分竊議短長也妄意枯木朽柈得見春陽則功名之會激昂衝躍庶幾不倚冰山誤人每見唐史稱李揆門地人物文學皆當時第一竊嘆之曰揆之在唐末爲名世然執是說於今人中擇其門地人物文學信能顯顯過人而又加賢焉者也亦自難得去年閒有太守來殿吾邦嘗微隨槩哉而覘望風采見閣下珠庭日角奇龐福艾昂昂偉岸煥然如景星在上而見者無不以手加額私自喜曰太守人物第一矣門地文學自當相應然某終以昧晦怪奇聾瞽自棄既不識渥洼之所在又不見管中之一斑唯自負恨比如靳春謁侍郎松公公某從母父也親而教誨之盛稱閣下門地之賢文學之妙且責以拜荊州之不早某謝過而請公曰汝聞相國富公之爲人乎某曰鄭公正色立朝安危所繫陰功碩德遍種人閒德信威聲流入戎狄雖草木亦知其名蓋有宋之伊呂也公曰汝太守鄭公之外孫也又問知有伊川二程之學乎某曰伊川先生淵源高妙自成一家脫去翰墨畦逕出其門者皆温潤通達過人一等蓋一方之指南也公曰汝太守伊川之弟子也某既再拜承教

因念桓公稱何無忌嘗曰無忌劉牢之外甥絕似其舅孰謂無成由是知人之賢否其種裔固有得於母族之親者況鄭公之爲人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經品題便作佳士今板輿所奉實其幼女積習名教門地可知矣昌黎送王塤之序謂孔子沒羣弟子皆有書孟軻氏獨得其宗者以其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由是知傳道受業源流所來不可不正況伊川兄弟洛中視爲標準聞其風而悅之者固已面目可喜閣下得其議論而親炙之步趨言辯文學可知矣夫以鄭公之孫伊川之學而又風裁秀整炯如寒露玉壺之冰則三絕之稱自可揖李揆之風流而奪之氣後進有志之士正願得以攀附今乃兩年之間不能薦區區姓氏於盈尺之紙可謂無識不靈者於是卽日求歸方其歸也松公又提耳而教之曰汝太守允非州郡可借初以鼠盜乍平有一方瘡痍之苦故臥治之詔暫此付託今吾里巷閒寄被德化聞已帖帖飽暖朝廷行且召太守去矣汝行無緩吾今授汝以先容之書到可筮日文座下某陸走水涉繚繞二千里及郛而問咸曰太守在某然後知遭遇之私尙煩造化者留以相待也重念某受性愚僻與衆異趨平時願見王公大人之賢者常以夢寐方慕李揆於三百年之前今自有太守顯顯如是而又加賢焉可謂厚幸矣此所以忘其困賤卑陋而勇於自獻也閣下標鑒通悟非特皮裏陽秋其閱人物如明鑒之對妍醜自當隨手見露今日之來賢否眞僞料已洞然不識肯進之坐末容其謦欬而一擇之乎果蒙回眼一顧則所願攀附閣下者非止今日正恐閣下雍容廊廟爲人主朝運天下薦進人才之時牛溲馬勃不能無助於藥籠而破甑敝箒尙可增價者其遭遇自今日始耳私情如是閣下進退之

上婺倅王學士以門客牒試書

昔柳子厚謂東祠有浮圖病蹩者十年矣扶服輿曳羞媿側匿已爲廢人會里中諸釋以經律授人者悉以故去其徒無所取法相與謀曰蹩師有道可出而事之乃盥濯扶持獻巾饋食浮圖遂有聲中廐有馬駒病顙者十年矣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已爲廢馬會刺史至他馬瘐瘠短小廐人恐不足以授轡相與謀曰病駒有相可抹節之乃浴剔搔翦刮惡除涑馬駒遂見用某自禮部退黜之後病窮亦十年矣坎壈憔悴苦險頓挫已爲廢士比蒙閣下抆拭提攜收置門下人皆謂遭遇之勢正與每觀斷簡遺編未嘗不捧持再拜涕泣橫落莊子謂流人去國之久往往見似人而喜閣下至潤之名實由蘇出可謂似之者矣故某尤以遭遇爲可喜也子厚又謂士之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必曰我力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報其必細窮厄困辱則感激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報也必大某今日受門下知其感激捧戴必將有加矣未能圖報姑借子厚起廢之說爲堂下拜謝之禮冒瀆不勝恐懼

上浦江周令書

昔有同學醫於秦越人者其一問於師曰醫之道若何師告之曰醫者方也虛者補之盛者瀉之伏者汗之猶匠者之有繩墨規矩當一遵其方又一人問於師曰醫者道若何則告之曰醫者意也藥餌之所投鍼石之所刺湯熨之所和猶匠者之出於繩墨規矩之外隨意用之二人者咸秦越人教之曰尋常之病書之所常載者則用方爲先非常之病書之所不載者則用意爲先如是而疾可已自是二人者見國中

有經絡不平榮衛不理薑桂可以發散參朮可以調和者則節宣補治悉由其方氣逆而厥風壅而痰頑可以伏烏啄猛可以勝狼毒者則衝激鉤擾以意爲主治病無不愈者某謂學者之治民正亦類此簿書法度醫之方也隨宜適變醫之意也年穀順成風俗安靖其閒痛瘁乍作如人體中小有不平當是時詳愼審酌不可不以簿書法度爲約兇梗未去殘賊尙在其閒痞結傳染如人關腠內外壅塞當是時疏決拯救不可不以隨宜適變爲事國家安平垂二百年矣去年山谷妖厲之氣化爲盜賊如癰疽結聚初不出於尺寸之膚而血脈鉤連毒氣旁貫婺七邑浦江受病尤甚衝毒而死者骨尸相枕餘皆鬼手脫命負痛呻吟者閣下今日攜持良藥來作醫師起膏肓不臘之人再使食新誠此邑之司命也其閒唱土炭嗜鹹酸短蟯修蛔肝伏腎浮之狀皆在法善鏡中矣然某竊謂此邑所遭乃非常之病拘守方書難以立功正當出規矩繩墨之外藥餌鍼石湯熨隨意用之常使烏啄狼毒之力行於桂薑參朮之先瞑眩之功卽日可見何則簿書法度乃治康持久之具而隨宜適變者正今日此邑之所急也某久爲太平男子手紋鏡影不成公相跛倚車軨不能軒舉自前年由金華寓食於此遭阻禍艱生事如掃魂魄不召自視如行尸今幸以虢國餘喘託閣下拯救之手斷不敢緘默如衆人故於閣下涖事之始妄挾小說效古人一言之獻雖閣下自有肘後奇方籠中妙藥能爲百里之民安穀母氣平復所若然區區之誠亦進見之一端也閣下以爲如何

始元五年有乘犢建旗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者吏民聚觀以萬數公卿疑惑莫敢是非惟雋曼倩知其誣叱使吏縛之建始三年京師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老弱號呼相踩躪惟王子威知其訛長安遂定噫二人眞男子也且誣罔之造姦訛言之震恐衆人憂惶不決二人乃能平心定氣辨明鎭壓於擾攘之中非胷中過人不能如此國家刁斗不鳴二百年矣今者犬鼠爲盜初失於捕搏噬毒跳梁焚掠寖廣郡邑聞紆章綰印高論大言以尊貴自處者率同婦人女子挺身竄伏其上負國家下負所學之罪此固未易云也某族居金華自去年挈妻子寄食姻家託閣下之治親見執事以百里小邑孤立狼居虎穴之中人卒不多甲兵非利獨以忠義至誠之氣率約僚佐安坐不搖不啻有誣罔訛言之驚而綽有曼倩子威之勇胸中過人可知矣某竊謂此邑之內扶老攜幼之民所以自保不死者皆倚閣下爲命而烏合嘯聚之輩所以未敢嚮應者以畏閣下之威願閣下持聰明而不改固膽略而不破念子思君誰與守之言而終始如一則妖孽剗除之後定可爆然有聲於東南矣蚍蜉撼樹勢必不久旦夕安堵如故道路之開行見父兄相率載嘉石求文人爲閣下立頌德碑苟爲不然閣下匹馬朝去此邑暮爲墟矣利害相懸不啻白黑閣下審處之無忽

謝梅右司作先夫人埋銘書

某聞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千譯乃至中國有文章於此與美玉同而其來之遠則有類於流沙千譯之勢某方語人曰我欲得此則人信之乎必不信也金鑛於山鑄火餱糧而後進崖崩窟塞則取者遂

葬其中。有文章於此。與良金同。而其得之難。則又不啻有崖窟覆壓之虞。某方語人曰。我欲得此。則人信之乎。必不信也。某前年失母氏。昏迷中但念罪逆重大。無消除之理。懿行隱沒。無發揚之路。故不避僭冒。以誌銘血懇上及座下。當是時。正猶越流沙而求玉。探深鑿而取金。其高下隔闊內負惕息之狀。固有倍萬於金玉者。是故無親疏之恩。皆謂某不善量度。無可得之理。何則。某至窮賤者也。公當今貴人也。分既不相及。東西數千里。情亦不相通。安可投置番紙短書於潭潭之府。遂欲得其無價文章。又況旌人遺德。刻之金石。所以垂信後世。其事甚重。其不可得。固無疑也。獨某狂妄之心。謂公殖學播名。正躋顯道。方欲鎮壓偸俗。激揚義風。其於葭莩舊屬。瓜葛遺情。當未泯也。是以無晝夜延頸西望。定期螻蟻之誠。有所感動。果以八月十三日。奉教書。悉遂所請。霑濡膏馥。不但枉勤大筆。而古篆小楷。皆得顯者爲之。披卷發函。爛爛在目。徬徨感激。涕淚迸流。再拜叩頭。移入翠石。甕兆既啓。謹已鎖置幽堂。而妙刻流傳。今亦不可以數計矣。此皆右司德厚仁深。情堅義重。念昔時齊眉廡下之賢。故以某母氏爲可錄。享今日戲綵高堂之樂。故以某孤苦爲堪傷。不靳毫芒。勒爲藏史。流芳託此。遂播無窮。嗚呼。豈不謂之厚恩也哉。是小人忘生殺身之地。剖腸奉首之報。今得之矣。昔杜舍人嘗謂自古言懇者。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以其七日七夜哭聲不絕。言喜者。莫若虢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某曩爲母氏乞銘時。正類包胥之懇。非不哭也。第公不聞其哭爾。今此過蒙恩憫。充足所願。且得於憂患禍災之餘。付以輝光。是亦死而復生者。其爲喜也。不減虢國。謹以石刻一本。隨此封獻。少通謝意。辭語煩碎。不勝惶懼流汗之至。

謝宇文郎中書先夫人埋銘書

某嗜古讀書。竊有惡圓之僻。每見傳記開。有立身謹嚴。行事端正者。則傾心慕望。恨不可一見如天神。其後有教某者曰。子雲有言。書、心畫也。公權亦謂心正則筆正。欲察昔人賢否。第於今石刻開。視其筆法行動。則忠佞邪正。一眄可得。某審其言。似或可用。凡殘碑舊字。皆收拾驗視。參合其人。又見如魯公誥勒名著行。皎如星日。而字畫之存者。堅剛方正。嚴毅整肅。定無零俪嫵媚之態。自是始信教者爲不謬。每欲挾此術以觀當世貴人。則廊廟館閣之間。端人正士。既非窮賤寒生所及識。而又翰墨尊貴。祕藏難得。脫或揮灑到人間。則又非窮賤寒生之所可見。故孤懷常抱慕望不足之嘆。前年失母氏。冒禍毒丐銘於右司梅公。公視某之父。則昔之僚婿也。憐而與之。且賜某書曰。吾既爲汝銘其母。又得宇文公書之。無忽。某踴躍再拜。既感母氏有沒後之光如此。竊自慶幸。於今日得見當世貴人之書。可以驗信其術。聚族共觀之。則滿紙燦爛。皆持重舒和。遒峻緊結。無點畫不有法度。而終不爲邊幅所窘。正如冠劍大臣。儼立於朝堂之上。風采威儀。自有貴氣。嗚呼。誠無價之寶也。顧賢傑之士。志業超爽。豈嘗留情小藝。乃其忠純溫厚之氣。根著於心。故發揮於外者。自然如此。恭惟郎中力正學而收峻科。行直道而領要職。蘊精風流。標緻高遠。在搢紳間。沈邃有韻。故字畫鋒力俱全。不蹈前蹟。挺挺奇偉。非苟然也。觀人之術。眞可驗矣。某東浙書生。藉箕裘之業。免爲聾瞽。然自幼時所受者。皆窮苦頓挫之氣。已三十年。虛爲太平男子。衆方指爲溝中窮人。一旦乃能爲母氏得柳書。遂與唐人子孫爭孝吁、可怪哉。自非閣下。與右司公雅相交厚。不忍其鄉

里姻戚中輒有棲棲抱苦者。則此等字畫。正爲神佛護持。豈在寒家墓石上耶。人非木土。安得無知。銜荷厚恩。死而未已。于今而後。所謂立身謹嚴。行事端正者。又何必遠慕古人。如或終坐坎壈。不得見餘塵而一拜。則松楸之下。高懸妙刻。自可終此身而仰事之。不勝拳拳之至。謹以母氏墓誌一軸。同此封獻。伏幸采目。

謁聶大尹書

某嘗觀今人處事。大率輕重緩急。倒置可怪。試舉一端言之。有人啓數千里之行。戒塗之日。或告之曰。某處有勝觀。太行之阪。崑崙之墟。蒼梧之野。雲夢之澤。崇禋寬曠。可以展清眺而廓志意。又某處有神仙。安期之居。偓佺之里。玉笈金經。石田丹竈。變化縹緲。可以覿眞風而警昏滯。又某處有古跡。峴山之碑。仲宣之井。王華宮之馬。武擔山之鏡。隱約茫昧。可以探古意而弔興亡。是皆不可不見者。往往听夕慕念。願至其旁。得一見之。鮮不徘徊徙倚。周旋而後去。萬一齟齬不前。則跂望太息。常有遺恨。至於地靈物秀之鄉。中有王公大人。挺然特立。則聞之者未必以此相告。知之者未嘗以此爲懷。牽舟駕車。米鹽既具。一介行李。不可少駐。則掉臂而去。未聞有息肩弛擔。望門牆而一見者。此蓋不知輕重緩急故也。某東陽之鄙細人也。家無兼晨之產。以書卷爲業。骨寒命薄。百事遲頓。坐去年焚掠之禍。衣食艱勤。有道路之役。然心志激昂。未忍自棄。戒塗之日。不問人以勝觀所在。與夫神仙古跡之地。而汲汲以王公大人之可見者爲心。意謂品題之恩。貪緣有託。則衝躍攀附。成就器業。政有望於他時。斷不爲目前計也。如聞大尹侍講。規模

廣大人物高爽凡所舉措魁岸磊落說者爲臨川地氣自有相種舒玉往矣顧猶和氣生芝當時融結未盡藏聚于今復有出而爲瑞者果欲求偉人自當一見某又竊自念平昔尚欲求古人於方册中安得道閣下之鄉里聞說者之言夸大而不知自勉萬一閣下不以富貴驕人回眼下榻進之坐隅使得挹高標而聽宏論某亦將遊泳波瀾參以古今管中所見審知閣下爲偉人則衝躍攀附豈止爲今日計哉固當使尋勝觀求神仙問古跡者悚然下汗而不已也率爾之言冒瀆爲甚

代上湯尚書書

某嘗觀韓愈爲布衣時仰首伸吭以書自達于宰相待命不聞後十九日再上書又不聞後二十九日又上書三書雖具竟從董宣武辟命入仕爲推官用是知以疏求親用賤瀆貴者其難如此今也某以江浙寒生求見當世貴人其將意通情冒干典謁者止一書爾無三書也見而憐之抆拭提撕一書而進見而棄之逡巡卷縮一書而退非韓愈求知懇進之難而某敢狂率僭易如此蓋愈之求求未知己者某之求求已知己者王公大人未知己則發露底蘊希恩誓報其言不得不多而又退之負材抱器當壯盛之年唯恐譽望之衰功名之晚其於先達之士必欲依倚攀附以就聲價故祈懇之言累三書而不已也王公大人既知己則稱述姓氏敍說平生雖一言可見以意而又衰遲頓挫之人志氣凋落苟搖尾長鳴於雅故之前而又不蒙收恤則枯木朽株行就僵仆而已矣無復多云此某所以一書而足也崇寧舍法之初小人負笈西行天爲今日之私使均茵憑而進雖是時豬龍氣象自有貴賤而高懷傾蓋一笑春陽出入

周旋。遂陪逸駕。其後閣下雍容紳笏。乘時奮飛。回首塵埃。已在天上。而某奇窮顛躓。流轉人間。齒髮復尋。化爲老境。雖夙昔之好。銜負心骨。而勢位相懸。自成疏絕。年來閣下以經綸大手。拯溺扶傾。爲中興名臣。某也何人。敢念疇昔。其敢恃而來者。如聞平日訪逮之言。每有記齒不忘之意。親朋夸耀。更相告語。皆謂某於此時。不能衝躍勉旃。上副奬提之賜。則是終無奮發之期矣。此所以不避僭越之誅。具陳終始。幸照知之素。而自免於緘書三上之勤也。某又聞天下之理。否不極則泰不來。窮不極則通不至。靖康而後。國步艱難。蜂結蟻聚。百怪並作。顛倒縱橫。離絕中外。否則極矣。故閣下挺然仗義。與諸巨公應時而出。掃滓穢而太清開。壓狂瀾而寰海靖。太平儀物。日日就新。何者。否極而泰故也。如某則志願相違。觸事顛錯。有幼學之業而老奪之。有養老之資而盜奪之。進無章句科舉之能。退失饘粥爲生之計。窮則極矣。今閣下以堂堂漢相之材。懷戀戀故人之意。凡對客一言之間。天涯片紙之書。莫不因風宛轉。道及孤寒。則所謂窮極而通者。其有資乎。夫閣下攄發妙蘊。既進而爲朝廷天下。回否中之泰。其敦崇高義。退而爲朋友故舊。發窮中之通者。亦閣下而已矣。復誰望哉。恭惟閣下英資偉氣。絕邁古人。倜儻襟懷。杯斗雲夢。其扶正乾坤。斡回造化之後。行將陶冶士類。盡取天下人才。靑黃丹臒之。況此萬里羈旅。儻建康一突而炊者。乃閣下半面之識也。私自計念。尙當愈於牆角短檠。未遽忘之否。

代人求知書

嘗謂州縣小吏。其懷材抱器。落落超絕者。雖不求人。譬如千金之璧。在人眼中。自有名價。如是者顯貴無

疑餘一輩進身極難。欲衝躍而自獻也。則冶旁之金。戒在不祥。而又王公大人之門。不輕許與。正欲觀人蘊藉。陰識輕儇之士而廉黜之。故好自言者多取辱焉。欲俛默而不鳴也。則見殺之雁。正坐噤啞。而又當路特達之士。倚門者衆。稍自昧晦。則往往遺棄而不及取。故不自言者多取困焉。坐此二患。捶楚塵埃之中。終身坎壈。不爲清鑑之罪人。則爲明時之棄物。茲惟艱哉。某江左一介小生。藉門地之恩。奉紳笏。又幸會夤緣。託身驅策之下。勢孤援寡。疏冗不能動人。私自省循。正墮二說之閒。何哉。閣下以高名重望。嶽鎭一方。進退賢否。升黜良窳。默有程品。堵墀屬吏。恰勤撿押。克己奉公。不累司敗。則已過望幸甚。不當衝躍以取自言之辱也。然倚注日隆。留滯寧久。不日回轉輸之手。入參造化。門牆高第。嶷嶷在側。當是時。破甑敝帚。不復可前矣。是今日之不當俛默以取不言之困也。二者之患。營營不能決。則有教某者曰。公方開賢網以羅幕中。自言之辱。尙可洒也。迨公擁華蓋而奉皇極。則不言之悔。不可追也。某忠其告。故今日輒敢忘僭冒而來。唯閣下進退之。

又

某聞達而在上者。未嘗不以汲引爲心。然有識之士。其所引者必佳士。窮而在下者。未嘗不以求之爲急。然有志之士。其所求者必端人。蓋得一佳士而用之。則建功立業。緩急可倚。量才責成。定有報效。彼闢茸椎頓。無益於事者。雖沈滯坎壈。彼固未當經意也。得一端人而出其門。則勵激心志。終始可託。駿步翔飛。不失攀附。彼側媚柔脆。無聞於時者。雖不吾與。我固自省無憾也。某奉紳笏之初。嘗從尊老問所以進身

之術。告者謂當如是。然某自聞其言。載憂載喜。喜則喜今之王公大人。以才德名世者。岌嶪相望。當有所歸。憂則憂告者之言果信。則擁腫凡下。豈在佳士之目。往必呵棄矣。既而謂王公大人之收斂人才。正如富家翁之蓄物。雖所寶者。在於瑰奇偉妙。而牕醜瑣細。可以備器用者。當亦不廢。天下寧皆席珍而囊穎乎。恭惟某官。扶天英氣。爲世偉人。議論高明。心術方正。暫輟禁密。輓計南邦。此蓋後進有志之士。旦暮衝躍。所願出其門。而惟恐後時者也。某愚且賤。天實爲私。得斂板堂下。驅策之末。固知閣下之門。如嘉木垂陰。可以託身。取蔭然自揆志能。豈敢以佳士自取許。特牕醜瑣細。尚有於餘富耳。又柳宗元嘗論北郭鐵爐步。求釜鎡錢鎛刀鈇而不得。因謂世之實去名存。叨冒故號者。類皆如此。某江左小生。承門閥之恩。得塵仕板。閣下今日。如將按責而求其實。則釜鎡錢鎛刀鈇。非所有也。萬一垂情加惠。不使沈埋以辱家世。則鐵爐冒號。亦可資以求知乎。

代上樓浦江乞免租官田書

昔敖倉令嘗有轉輸之役。使綿力者十輩人負十鈞。半塗力盡。十輩俱廢。有愚者過其旁。令輒諉之曰。烏獲能荷千鈞。今十輩之負。合不過百。若有力能幷爲荷之。使疲者得蘇。而官無留事。仁人之所爲也。愚者以道遠辭。令曰。夫豈久哉。十輩氣蘇力強。再以負還之。百步之外。若掉臂而去矣。愚者無他腸。信而不疑。十輩既脫駭去不留。令得所託。泛然不顧。其人背負百鈞。前瞻後顧。喘喘不勝其苦。遇行者輒祈懇之。使代其壓。則皆謂負多喜重而至此。奈何痛苦及此。已則欲移之於人。悉唾罵之。憤悶力窮。遂以壓死。知者

憐之。某之佃官田也與此類。閣下能憐而聽其說否。吾邑有官田數百畝。久荒弗墾。厥後邑宰周公命鄰伍數輩佃之。鄰伍以草深土硬。不能遽治。願先得有力者犂墾之。此正類綿力十輩求脫十鈞之時也。而某之在邑中。昧晦疏拙。無機變之巧。又類愚者。周公見而諉之。某以後累辭。公曰。夫豈久哉。鋤荒之力。姑借一年爾。後鄰伍具在。還以歸之。使疲者得蘇。而官無遺利。仁人之所爲也。某無他腸。信而不疑。此蓋與合百鈞而負之之時無異。鄰伍幸其脫也。亦駭去不留。一年之後。某自欲求脫。則周公去矣。此又類夫令得所託。泛然不顧之時。遂至背負百鈞。前瞻後顧。喘喘不勝其苦。祈懇他人。使代其壓。則皆謂某於此田。官無租則利而取。官取租則欲辭而去。是亦貪多喜重而至此。復唾罵之。曾不知百鈞之壓。初爲援人之急。而當其事。一墮計中。反謂痛苦及已。而欲移於人。憤悶可勝言哉。力窮未死之間。幸閣下有憐之之意矣。恭惟閣下厚德服人。高義鎮俗。暫抑翮翔雲漢之翼。棲遲百里之間。而某也忝與士民。列在桑梓。閣下視事之始。固嘗以此渙嚴明矣。閣下憫之察之。許某又一年之後。爲追集鄰伍。還以歸之。此厚德也。而某以百鈞重壓。念念在於釋去。心以一年爲遠。遂詣五馬卜之。庶幾惻然之念。有如閣下。則相與爲某釋其重負。可以卽日掉臂而去。五馬之意若曰。汝邑之大夫。凡所裁決。必已中理。非若他邑之可以去取云也。一年之諾。亟拜厚賜。某徐思之。一年之佃。令尹旣諾之矣。心已爲遠也。而請之五馬。五馬不從。則一年之諾。令尹無乃怒而奪之乎。某又思之。令尹爲天子行法。惟理所在。豈容私喜怒於其間。今我負持百鈞。進退無路。赬肩流汗。喘喘將死。令尹當愈憐之爾。故今日輒持小說。且謝且懇。願閣下憫其不勝任之苦。使

終此一年爲某釋百鈞之負使十輩分荷之在彼不爲甚重在此不壓而死則閣下之恩矣夫前賢有言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可常行者某叨竊儒冠不能早自衝躍窮蹇顛頓至於今茲尙不能追逐後生作進取字文其於笠首荷鋤耕田種稻誠非所長也前令尹周公使之代鄰伍承佃正所謂以他物充代決非可常行者幸閣下察其無他腸而已矣干冒尊嚴不寒而慄

謝漕司秋舉啓

合三路之秀謾爾隨羣較一日之長適然居上與之偕者踰千輩出其後者止三人得非所宜媿亦增重竊以還科舉而復熙豐之制設漕試以防州郡之私論其爲法則豈復有加所以待士者無所不至文章丕變追還渾厚之風場屋一新革去對偶之病顧常規之稍徹宜清鑒之無差如某者江浙孤生箕裘末系弟兄終鮮事朋友則小巫之見訪問儒雅之風矧屬古文暫擢中否科舉乃祖宗之舊人材皆教化之餘不應多故之時無待價深藏之玉遂用新科之制求處囊立見之錐當得鄉賢使爲舉首如某者受才冗惡賦性疏愚蚤嘗踴躍於功名今漸侵尋於齒髮然憤時振翼忘其爲腹背之毛顧影長嘶恨正作纏牽之馬心懷祕計夢騁良圖旋聞科詔之音勉作書生之事戀耕鋤而首猶躅躅學詩賦而口尙嗫嚅忘意桑榆非緣利祿嘗猶滋味自知咀嚼之遲徒若秕穅常在簸颺之首得之增媿尤所歸恩此蓋判府給事國士無雙唐朝第一非徒筆語妙天下蓋亦智術過古人留威名於□廷布仁恩於輔郡孤城屢寇指

麾綫及於期年萬井俱生全活不知其幾口復引鄒生之吹散爲寒谷之春恨借寇之無由惜丐戎之已晚但堅操節上報恩私庶因堂下之言可備籠中之藥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及第啓

丹墀待問謾懷千慮之愚清禁臚傳繆玷三人之列省躬羞媿聞命震惶竊以取士之科得人爲貴然在上者或偏私而自用則在下者多諂媚以求名苟容汲黯之忠豈乏劉蕡之策國家運罹極否數啓中興於干戈僅息之時講科舉必行之制求此多士坐之廣庭聖詔謙恭深見虛懷之意衆心感激誰非流涕之人宜得英材式符優選如某者東陽冷族南巷貧家虛功業於半生恥姓名之三上昔遊學校妄求烏啄以充飢回顧詩書似種石田而無效志雖堅而身向老祿未及而親已無瘦馬嘶風飢鷹側翅念晉州男子尚包羞蓆以自言彼新店民家猶因畋獵而得諫幸廁奏名之籍敢虞犯上之誅既逭斧斤復叨紳笏但猶滋味頗嗟咀嚼之遲徒媿粃糠多在簸颺之數深惟忝冒實有夤緣此蓋僕射相公學貫古今材兼將相以周公伊尹之業爲己任以宣王光武之事望吾君機務益繁智力旁出取虞淵之日再俾光明堅魏闕之心不辭險阻大慰蒼生之望實爲洪業之基永鑒賣冰無煩乞火致茲庸瑣亦預甄陶某敢不益勵前修勉圖後效不能衝躍過爲私己之謀惟有朴中無負恩門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王舍人啓

金頑鑛老曾煩鎔鑄之功地遠根寒復託庇庥之下念殊恩之有自詫小己以何榮每自省循惟知感激

竊以相知之道。夐有所難。先達者固於此不敢輕。後進者亦未嘗無所擇。收之藥籠。雖求旨味之佳。唯以冰山。亦戒依憑之誤。必親道德端方之士。斯有功名攀附之期。嘗怪末流。沿成敝習。其仕進也。以得祿爲重。所師表者。惟聲勢爲高。但慮嘗申申急欲綏若。若附炎手之熱。趨沸羹之門。朝廷有大利害而不知。生靈有甚休戚而不顧。乘盜奪之器。而方云得計。居鬼瞰之室。而自謂能安。初也紛營。揮扇猶來武君坐。忽焉衰落。設羅不到翟公門。故古人不肯妄施推轂之恩。志士所以愼重執鞭之禮也。此也某切念賦材庸陋。稟數奇屯。幼隨薄宦之親。飄浮萬里。長事垂年之母。寒苦一門。遇朋友則小巫之見大巫。託宗族則北阮之望南阮。上賴孟機心切。柳葉功深。故得研志典墳。爭名學校。奈何鼠能甚短。蟻術無多。半過此生而益窮。三上其名而始奏。越茲數載之內。具見百憂之侵。園收芋栗。則未謂之貧。家有詩書。故弗羞其賤。所念風波靡定。塗炭方深。膚若潰疽。已作腹心之疾。兵猶驕子。弗知衣食之勤。姑息之政不悛。欺罔之弊猶在。名存而實不舉。法立而官尚貪。公論不名。私情頗勝。牆已敗矣。而不防有盜。火未燃也。而因謂之安。空哦復古之篇。未見太平之象。竊惜往哲。遐慕偉人。思得海內之英。與論天下之事。屬因末技。輒預鼎科。雖獻計稍愚。或蒙見取。然習事不慣。多謂可憎。旁無乞火之言。中絕賣冰之欲。守其孤操。竊此微官。備觀外物之去來。識貴人之風采。猶吾舍人先生。閎深浩渺。高爽英奇。凡有文章。皆造經術精微之處。所得富貴。不自黨與阿附中來。一語驚人。九重垂聽。謂乃公輔之器。試之臺閣之儀。載守奉常。盡擇帝王之典。擢居內史。最親日月之光。正眷倚以加隆。方清切而騰上。而謙懷自抑。高趣不凡。請繁劇以率人。示廉退以

勵俗。皆合古人之體。端非俗吏所能。匪緣一眄之恩。報膺天子。固已終身自計。受業我公。暨來沈約之邦。光續仲舒之裔。仰視仁人之布政。深知君子之用心。伸良民無告之冤。督墮吏不決之事。無持牒追呼之擾。禁舞文出入之姦。初雖髣髴許張衡下車事肅。今已優游如汲黯臥閣風移。切欣宣化之有人。自喜依仁之得所。重念某桑榆漸晚。蒲柳易衰。羹無潁谷之嘗。詩有蓼莪之感。待海邦之一闕。甘家食之三年。顧影長嘶。破涕爲笑。憂時惟切。仰祿亦輕。必不枉道以求人。姑俟因時而自效。仰惟吹噓善類。獎借寒生。勵而使之成。援而與之進。虜塵尚暗。非壯士高枕之時。王室再成。乃大匠取材之日。悉所志者。公其鑒之。

請婚啓

有室之期。必俟壯年之及。養親之志。疇云一日而無。敢陳猶子之私。上布華門之請。某人薛鳳居幼。柳態最憐。頗思身率之賢。共濟色難之孝。某女修循姆教。練識儒家。決無驕奢鄙吝之風。可作勤儉溫恭之助。族如秦晉。請婚不謂相卑。類匪薰蕕。同器諒惟所欲。謹伸微款。倚聽嘉音。

又

曩緣雅故。獲綴葭莩。每觀弟婦之賢。嘗有世姻之願。惟此微懿。非謂偶然。某女擇配累年。閒已得人而不遂。某人受生多難。初嘗有室而今虛。偶因冰上之言。願證帶閒之約。儻副今茲之望。實酬平昔之懷。男女之倫。爲大倫。吾敢請爾兄弟之子猶己子。公其圖之。

又

簪纓久替。雖慙門地之中微。聲跡相聞。每慕里閭之密邇。輒有葭莩之願。敢因柯斧而陳。某女懿行著聞。不止女工之事。某人儒冠無效。方圖內助之人。眷言伉儷之求。無易閨門之秀。奉緘書於一紙。斷以不疑。遲重諾之百金。必蒙無拒。

諾婚啓

夙敦雅契。平時已類於崔盧。不負初心。今日更同於裴魏。矧慇懃之先辱。敢退避以他辭。某人秀爽多才。雅副家聲之託。某女綿織稚質。尙資姆教之閑。顧鄙陋之無堪。宜奉承之弗稱。然世姻重疊。嘉意綢繆。雖無匪斧之言。允合牽繩之義。夤緣如此。願爲箕帚之歸。感激何深。益固葭莩之好。

又

里閈不遺。過有婚姻之問。箕裘久替。僅存門閥之稱。義罔可辭。卜乃云吉。某人溫純無玷。宜有室之甚難。某女稚弱多艱。亦擇配之惟謹。執蠶筐而事君子。豈不幸哉。奉羔鴈而拜華緘。旣聞命矣。

又

華緘委曲。過爲兩姓之求。敝族蕭疏。正坐崔門之替。矧婚姻之嘉約。契兒女之良因。顧義何堪。考卜則吉。某人天姿秀嶷。貞若玉而未冠。某女稚質綿織。方比齔而扶膝。旣拜不忘之惠。敢興弗稱之辭。申此世姻。出於高誼。旣攀齊大。冀此郎詩禮之早成。所媿阮貧。恐他日貨財爲不及。其爲感愧。罔旣敷宣。

又

傳家世譜。受姓不類於他楊。誤我儒冠。坐困獨貧於南巷。雖門戶免粥婚之誚。顧兒孫非畢嫁之人。抱此慚衷。敢希華被。某人天姿秀整。德性醇溫。於今不過寒書生。爾後當是奇男子。某女桑麻素志。燈火寒窗。媿吾家無分僮遣嫁之財。但他日有移母事姑之禮。再三循省。欲稱匪稱之辭。萬一夤緣。遂拜寵臨之問。

又代石氏作

伏奉華緘。猥蒙嘉貺。以奕奕安劉之後。聘寥寥數馬之家。惠莫大焉。禮無達者。竊承某人出於大姓。素聞坦腹之賢。長而好書。未作牽絲之會。而某女匪云擇配。僅越勝笄。正孤寒舉桉之流。非驕貴縵窗之女。顧敝族之非稱。何以堪之。荷厚意之不遺。既聞命矣。

納幣啓

卜文肇吉。懿侯初諾以書名。掌判載言。周禮今宜於入幣。顧念貨財之薄。負懷紱帛之羞。恃猶子之希恩。庶小人之免戾。

賀參政啓

顯奉綸言。起裨大政。輟留鑰殿邦之重。置參機近弼之尊。茲謂殊恩。允符清議。門牆之慶。悃愊尤深。惟藝祖之開基。訪廷臣而定制。聖謨垂訓。降丞相一等官。累世用賢。自乾德二人始。位高眥厚。責重禮優。此夙昔之所期。今周旋而始契。恭惟閣下養心醇一。造道全深。由舍法而脫崇觀之卑。在布衣而有公輔之器。既從紳笏。果用羽儀。唐室文章。衆服仲舒之誥。漢家德意。爭扶鄧禹之車。爰寄藩宣。益隆問望。考蓍龜而

協吉宜富貴之鼎來而況甲至上元泰當初九守大信而遠人已率保成功則庶事皆康如聞論道之師夙有惠疇之意克俾厥後惟暨乃僚須事信而言行庶志通而功遠某奇孤弱植衰病餘生費君恩于廩粟之多總軍政于邊防之暇自惟微幸動負愧慚傳聞君子之立朝愈見生靈之蒙福四川峽阻望賓客以神馳八詠樓高覺鄉邦之增氣

北山文集卷之五

笑腹編序

世傳王勃爲文章。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覺則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人目之爲腹藁。余喜爲文。而才思鈍滯。嘗集紙爲編。每撰著必先藁其上。俟竄易定。乃淨書之。念古人一腹之開。包羅蓄積。遇事感物。決而發之。則文不加點。余今有爲文之膏肓。無古人之腸胃。綴緝之言。依倚紙筆。爲吾腹者。眞可笑歟。又念世有聾盲瘖瘂之人。徒能負其腹以納膏粱五味。使其知有古人。往往亦能捧腹一笑。然余方自笑。不暇笑他人。因題其藁曰笑腹編。

送石尉序

李益送洛陽留守詩曰。還似汀洲鴈。相逢又背飛。嗟乎。余於德臣今正如此。初春賊曉南來。與德臣別後二百日。復會於浦江。見不及再旬。車輪又欲西轉。使人重有感戀不足之情。信乎其如益之詩也。雖然丈夫志四方。聚散亦古來有之。無足多道。所謂感戀不足爲此邑言爾。宣和二年。妖賊見怪。公嘗親探虎狼之穴。既而欲以百里小尉。部敗殘不教之兵。坐於賊抗。邑人恐徒失公而無益也。則泣涕擁蔽。相率而強公使去。公去未十里。而邑已爲灰。三年秋。氛埃廓清。羣醜殄戮。是時所在修治墻屋。邑人見鄉邦之復。思前人之所愛。則懷思跂慕。念念而望公之歸。未幾。公果抱印而還。既至。則已有先公而攝者。蓋兵興之後。

部使者皆得辭請。廣官虛。則數輩銜橛而來。有力者居之。浦江尉宜其不以還公也。嗚呼。古者建官。乃因民而用君子。後世用人。則因官而循私情。時焉而已矣。去矣哉。朔風愈高。平道如掌。豈無梧桐竹實。待鳩鵂於前途。

送僧如澤序

浦江黃氏如澤者。置身浮圖。而得儒書觀之。既通其義。則不能自已。深探博取。遂能作歌詩文章。有識見。脫島可之寒。而與才士相及。於縣西四十里小刹中。得一室居之。閉門宴坐。忍饑誦書。不知其身之釋也。宣和庚子春。又欲走中都。以詩文求見今中書舍人梅公。余私計之。舍人以道德文章鳴世。正此貴顯紳笏士人尙倚門墻不得見。是師漫不加省。萬里徑往。有如潭潭之府。無門可入。且不能持齋鉢取人施利。敗篋中所有者。皆無用詩句。其顚頓當甚於山閒也。因其過別。且言之。師曰。曩日嘗以詩句進謁公堂下。大蒙賞激。一鄉之善士。所以假借名稱者。自公發之也。今吾此行。恐無拒絕之理。余驚謝之曰。舍人益貴矣。言日益重矣。師之詩又益工。信如前所云。公見之則當益喜。喜則吹噓薦道。師之名當益聞。顧雖榛枯翠羽。終還山林。然他時紙窗竹屋之閒。瓦爐柏子。飽食垂老。定非今日澤師也。師笑而領之。余書其語於紙。

避盜錄序

避盜錄。錄方臘之亂。所見於浦江者也。耳目之所不臨者。不可得而紀焉。一邑之閒。人材忠邪。民情去就。

禍患之幾僭逾之勢。凡繫於風俗政事者。皆因以見之。傳之子孫。非特使其知吾處世之難。所遭如此。至於行己莅官。除惡禁暴。皆可取以爲鑒云。

鄭安之總錄序

越山之前。不見范蠡之宅。所存者陶朱井而已。峴山之前。不見王粲之宅。所存者仲宣井而已。二公皆奇偉之士。時移物化。僅有踪跡在故井間。則後世之修椽大屋。營營作百年計者。信愚夫爾。吾叔安之。宣和庚子。未兵火之前。有適軒草堂。宣和壬寅。已兵火之後。有素廬石室。軒有詩。堂有歌。廬有銘。室有記。或在蕭疏故宅之閒。或在寂寞松楸之側。或在幽深梵刹之內。隨所僑寓。不過數椽之地。皆得借名而書之。夷考前後。無非輕擲利名。脫略疣贅之事。然後知先生之無有住著心也。先生志趣高遠。器局不凡。讀總錄之文。則可以見四居之意。觀四居之名。則可以見先生之心。他時香題文檀。雕楹繡柱之輩。宵然磨滅之後。吾意先生之清名。尙得與故井同傳。謹書以爲序。

代序忠厚錄

近世士大夫。氣習浮薄。羣居談說。多蠹敗名教。曖昧輕誕之語。若曰某人附誰得某官。某人因官成某事。或計廩稍之厚薄。或較資格之久近。甚者以滑稽供人之笑。萋斐煤人之短。關首一言。抵掌相和。可發羞嘆。宣和壬寅。余竊祿豫章。悼傷此弊。思有以革之。議置竊幕中奉公之餘。日書一則。凡傳籍所載。耳目所際。可以信神明而雅風俗者。皆以次書之。庶幾合高義而洗其習。屬同僚好古莊士也。咸曰唯。請先序之。

作忠厚錄。

華孫命名序

韓退之贈元協律詩云。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四美。謂書讀多。思義名。學不已。行所學也。由是知英華之發。必有其實。鄭氏上世讀書起家。四美之實具。故發而爲華。枝葉蕃茂。芬香達於鄉里。族既華矣。培實之心。各不自勉。三二世之前。華已漸衰。年來世故艱危。異端相習。實既蔑爾。其華落焉。猶子叔義。近得一子。在懷繃間。頗有香氣。其母抱而見余。余謂願其子之華貴者。天下父母之心也。然不知培養其實。則他日何自而可榮。而又培養之道。不可不在其初。余無以爲侄孫壽書華孫二字以名之。爾父母汲汲培養其實。英華之發。他日尙期不忝於上世。

陳仲餘改名序

仲餘初居裕。一日請更其名。余告之曰。今之爲士者。其患在於有好裕之心。而無致裕之實。孤陋寡聞。眼不見道。而盱衡厲色。廣已造大。平居所爲。無非奪心術而敗德性。方自謂胸中所存。種種不乏。一旦是非惑於前。利害迫其後。乃始顚沛窘急。不知所措。是果得所謂餘裕者乎。求餘裕者。莫如修德。修德者。致裕之道也。仲餘不敢自以爲裕。而願更其名。其志可嘉矣。觀其樂於勝己者。處不敢少有虛驕自滿之心。則修德之計。莫良於此。積善在身。日加益而不已。是雖無心於求裕。而致裕之實。此其漸焉。余請更其名爲修卿。而字之曰子漸。

吳德先命書序

李常容書於中卷論五行最密浦江吳德先獨得其傳言人貴賤貧富壽夭如季咸之言死生也前日來謂某曰予欲爲今年貢士爲災福書既豫言逆料可以驗其術又可取薄資以周吾貧如是可乎某曰言人分定恐好勝者怒取人金資恐愛財者鄙公其審之德先曰命係五行自有定論書取二緡未爲傷廉子姑爲我序之某曰唯

送相人蔡道人序

紹興辛亥冬十月有相士姓蔡者自號碧雲道人訪予於金華予時已冒禮部蔡道人云廷試當在第三春試當爲第一留小詩一絕其末云學館色如藍不作鰲頭亦第三余不敢領又坐貧無以酬之因其求詩謾書以付之俟道人術信則持此書以見余

送相士張允序

紹興辛亥張居士以相術游婺女是年朝廷類試禮部進士於臨安吾鄉中選者七人多居士之所預言而余之名次高下言之皆驗一日居士欲道浦江入會稽過余求詩余告之曰大凡挾術之士求覓詩序自粥者皆其術之不至欲假借好語爲道路取容之資君今阿堵神照炯炯如電非但可以知人人亦當自有知君者何以詩爲姑書以付之

送蔣惠民序

蔣惠民宣和庚子從余學於浦江紹興癸丑從余學於金華庚子距癸丑蓋十四年中閒惠民娶妻長子兵火艱難無所不有而好學之志益堅相從之意益厚其蘊蓄於中者益滋潤可喜嗚呼可謂賢也已矣然庚子之學始正月至十一月不三百日而余去癸丑之學始正月至八月不二百日而子歸其相與羣居皆不逮久余復運斤手老不知能果盡子鼻端之堊否耶念此後余當試吏而子亦行有良閭宦游東西後面何日於其告行誦曾子之言而送之其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子其勉哉

圃中雜論序

柳子厚謂郭橐駝若種樹所植無不碩大且蕃人問其故則曰能順木之天而已矣由是知根荄微物皆有理性得其性未有不毓者鄭子家貧自顧齒髮知功名之已晚荷鋤涉園不覺成趣蒔種之際圃人有陳說相告者度其言似合於理則悉書以記歲月既久遂致叢聚因編錄而名之曰圃中雜論

可友亭記

鄭子居北山之下傍無鄰墻與衆異趣每恨無與友者近卽舍西開小亭初非擇勝而適與西山相對向人日有佳意因喟然嘆曰人孰無友大率爲富貴貧賤所移何以言之兩貧必相友一或富焉則氣味俗惡鄙吝畏人貧者固不肯與之友矣兩賤必相友一或貴焉則羶香炎熱各從其類賤者又不與之友矣此所以參差不相得而貧賤之人常有索居之嘆也顧西山在前歲寒不改我貧而彼不爲富我賤而彼

不爲貴。此身未死。濃嵐爽氣之間。賦詩酌酒。結歡固不止於朝旦。是可友也。因以名亭。

石磨記

鄰有叟。置石磨一小枚於壁角灰壤之下。余偶見之。其形製雖甚拙。然石理溫細可喜。問叟何以棄之。則曰。大不堪用。每受茶磨傍所吐如屑。余假而歸。洗塵拂土。翌日用磨建茶。則其細過於羅碾所出者。又取上品草茶試之。亦細。獨磨麤茶。則如叟言也。蓋石細而利。茶之老硬者。不與磨紋相可。故吐而不受材。叟無佳品付之。遂以爲不堪用。而與瓦甓同委。嗚呼。器用之不幸亦如是耶。有德之士。蘊藉和粹。不幸汨沒於簿書鹽米之間。責以箠楚會計之能。一不見效。遂以爲銅臭不才者。世固多矣。洗拂塵土。付以所長。亦當自有識者云。幷書於記之末。

小窗記

書館當暑雨時。地氣潤溼。小室文字擁隘。窗壁周障。如坐甑釜。前日破窗紙三分之一。易以藍紗。則有二好樹。徘徊對簷。茂密可喜。樹外小池。得雨弄漲。復有三四老柏樹立其前。微風過之。新綠搖動。爽氣虛徐而入。眼界豁然清快。始恨抉紙破窗之不早也。鄭子喟然嘆曰。性地中正。亦如此。平時汙漫蔽蒙。翳塞兩眼。不異深坐小室之時。第不知自有佳處在障礙外耳。抉除。則可使神明還舊觀也。其事可記。因書其歲月云。

雙蓮膏露辨 幷序

侍郎梅公宣和壬寅夏四月出爲蘄州。秋八月。郡池有蓮。並蔕而華。越冬日至。膏露降於松。浹三十里。公不敢自當其瑞。既歸報於上矣。蘄之士夫。復不能掩公之德也。則爲賦、爲序、爲詩、爲歌。翕然頌之。表甥鄭某自念學術荒替。而又揄揚詠道之語。盡爲諸公所先。不復更可摹畫。姑取他人漏落餘意。穿鑿而足其說。再拜獻於堂下。名曰雙蓮露辨。鄭子一日問蘄之老人曰。知若太守之瑞乎。曰知之。能言其所以乎。曰能之。鄭子使之言。老人曰。吾太守令嚴而政簡。信順和洽。欺誣屏息。薰然流入草木烟露間。故今效祥如此。鄭子曰。噫嘻。水芝駢蔕。天酒成膏。雖學語小兒。亦知爲和氣所感。尙奚從老人問之。蓋以土物之生。蕃鮮而蓼者多矣。花之雙也。何衆卉無與。而獨見於蓮。曲直而枝者多矣。露之降也。何凡木不受。而獨在於松。若不如此。而謾謂和氣所召。無乃昧化工之意哉。吾今爲若辨之。蓮之爲物。泥不能汙。水不能著。脫卑垢而自致於清明之上。蓋花之至淨者。今太守志明行潔。教化清淨。皎皎如秋月孤高。塵埃不可翳障。非蓮無以瑞之。松之爲物。寬容庇下。蟠固錯落。犯歲寒而冬夏不能易其操。蓋木之至堅者。今太守心正氣剛。節義森薄。凜凜與霜雪爭嚴。炎涼不可變易。非松無以瑞之。不然。荻笋包泥。蒲柳柔脆。顧可使之爲瑞乎。今人知蓮與松之爲瑞。而不知其所以爲瑞。能爲雙花膏露爲說。而不能爲蓮與松言之。此吾所以不得不辨也。雖然。物瑞君子之所罕道。吾與若輩。雖鋪陳附會。以累太守。安知調和雨暘。惠養一方。使蘄民飽暖嬉笑。知有爲生之樂者。太守自有上瑞也耶。老人唯而退。鄭子於是乎書。

戒鷂說

暑雨敗墻。羣鷄聚食墻下。餓狸探隙而入。內一雌顧戀雛子。獨不飛竄。遂爲所搏。諸雛終日零散。暨昏暮團聚。則驚呼啾啁。不勝其悲。鄭子痛老雌被害。而遺其孤。傷孤雛失母。而無所託也。晨興。以糠粃聚羣鷄於庭。而戒之曰。蒼牝不幸。受餓狸之殺。遺四孤於此。羽毛未長。嘴距未利。煢煢相倚。爾等既無義鶻復讎之勇。當念卵翼同羣之愛。切保護雛子。栖息之間。飲啄之際。皆善視之。勿謂天性喜鬬。氣盛有力。幸彼孤孱而摧壓之也。毛血未乾。無遽相忘。正當以氣愛相絕。自蕃其族。嘐吻之禍。尙須自省。雖非尸鄉翁。此言無戲。

相說

今之所謂四民者。士則有學。農則有畝。畝皆不游散四方。其游散者。惟工商二流。所以爲工商者。必有所挾。工挾藝。商挾貨。猶舟之維楫。鳥之羽翼。無須臾可捨。故有所挾則得。無所挾則困矣。相士毛生之來。未露見所挾。而先出其集詩。又要余同賦。語意勤切。三四至。余憐而問之曰。處士之藝何如耶。對曰。吾之藝視人貴賤壽夭。如開眼見黑白。探隱匿而中其微。余曰。得所挾矣。何患無知者。攜一敗篋。自可弛擔得名聲。不但蘇妻子也。詩何所稗耶。詩文亦不當相付。無乃使人疑子之術。謂其挾彼不挾此耶。毛曰。不然。吾家三衢。以儒爲業。箕裘隳敗至此。故所在非特喜爲士大夫談說。而士大夫亦喜爲吾賦詩。此篋中之所爲富也。余曰。若謂種習自筆硯中來。則請子收拾詩編。謹藏之。第余終不敢以詩所挾。

畫說

唐人能畫者不敢悉數且以鄭虔閻立本二人論之其用筆工拙不可得而考然今人借或持其遺墨售於世則好古君子先虔而後立本無疑何則虔高才在諸儒間如赤霄孔翠酒酣意放搜羅物象驅入毫端窺造化而見天性雖片紙點墨自然可喜立本幼事丹青而人物闊茸才術不鳴於時負慙流汗以紳笏奉硏硯是雖能摸寫窮盡亦無佳處余操是說以驗今人之畫故胸中有氣味者所作必不凡而畫工之筆終無神觀也吾友王能甫溫潤博雅器局高遠探古之餘感物寓意見諸揮灑之間莫不種種高妙余念篋笥無物幾得一紙爲家藏之富而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正如古人所謂能事不受相促迫久而未得今得之矣而余驗畫之說益又可信故喜而書以謝之

記旱

建興戊辰歲無秋鄭子磽田不數畝在橫溪之陽旱穗猶可捋也八月十一日與租客分取之是日大熱張小蓋坐大田中無林木可依左右烘炙去暍死無幾忽自謂曰居無苦樂隨吾所安物無小大生於所見以樂視苦以大視小安知今日焦熱之非清涼也既作是念目前種種閑曠阡陌委曲如深簷廣廡禽鳥往來如幽人佳客一塊之土高於泰山一根之蔓茂如喬松俯視螻蟻蚯蚓之竅亦邃然幽隱有巖谷之趣微風入凋叢瘁葉之間佳聲颺然小蓋翻飛而長空熾焰已化爲嬋娟萬頃之寒浸御風之興冷然不淺鄭子然後知動靜哀樂窮通得喪大率如是當作一理觀蝸角有綿蠻之國非莊生過論也作記旱

樂冕說

堂上堂下。韶之樂也。前俛後卬。周之冕也。上下前後之不可相易。如東西之不可易位。去古既遠。寖以訛謬。遂有混其樂。平其冕者。一朝士憫之。越職而言於朝。以爲韶樂之作。欲象宗廟朝廷之治也。則上之象。鳥獸萬物之治也。則下之。周冕之制。前而接物也。則俛之。後而入道也。則卬之。今樂無上下。冕無前後。非聖人之意。請更正之。當時議者稱是。朝廷下其說。而有司罪其越職。乃謂作樂自有上下。以門闑內外爲辨。謂無上下者。不識門闑界辨故也。冕之俛卬。自如古制。謂無前後者。乃其人反戴之爾。衆口證之。朝士不能辨。獲譴而去。嗚呼。疑其跡之無以自明。則目前可見之事。亦至反覆。其奈之何哉。雖然。越職言事。朝士之過。固也。謂不識門闑。與反戴周冕。則寧有是耶。不知以門闑爲界。容或有之。謂反戴周冕。豈有士人而不識裏帽乎。甚可笑。書以示季平。

說二賈

昔有二賈。俱自藍田持玉入長安。其一所齎。溫潤光細。可爲裁雲之尺。可爲搔頭之簪。可簨而簫。可凹而盃。又如西王母之白環。晉靈公之宮硯。帝王符璽之璞。宗廟瑚璉之材。亡不有焉。其一所齎。牏醜雜碎。玷而不可圭者。瑕而不可璧者。黑色之玖。赤脈之瑊。又如范增已碎之斗。盧同已破之碑。燕國不暖之礦。李氏餐餘之屑。如此而已。二人相遇於道。互見所有。弱者自料曰。彼所藏瑰妙如是。遇識者。必得善價。吾恐他時能與鬻釜錡賣土甓者爭先爾。巨賈既至。坐稠人中。出一二微者。則人已蹂躪爭售。韞櫝而不能拒。弱者曾未及關。偶昏暮失道。墜於百仞之谷。吮吸霜露。惴惴有餘息。一日巨賈過其上。其人仰首大呼曰。

亦當念藍田有同懷玉者乎。失足陷穽。無路可出。飢寒雖切骨。然私視篋中。犒醜雜碎者尚在。撫之猶覺琤然有響。君能拔搖出我。飽暖安慰。還其傷敗之魂。則非特脫死之恩。甚大甚重。他時羅列鄙物。萬一爭先於釜鎡瓦甓之間。尚有遠德巨賈憐而遂之。某也平時學校間。挾持小技。跋踔相繼。心知左右出入數等類二賈抱玉求入長安時。其後左右發露所學。曾未萬分之一。而富貴衮衮欲至。類巨賈售玉時。某身遭寇盜。失家無產。衣食單薄。類弱賈失道陷谷中時。負靳芒戴顏甲。乞憐吐實。類仰首大呼時。故書是說以告左右。

北山文集卷之六

祭叔通判文

伏自甲午孟春與吾叔別幕阜之山洞庭之水搖搖心思一日千里于時恨不見公之音容而翰墨淋漓徒捧公之書也已及月當季夏凶訃在耳蒼皇驚問痛哭不止此後遂不見公之書而丹旐飄搖徒近公之柩也已今之靈輀在道窀兆已啓闔而藏之萬事已矣此後又將不見公之柩而松柏蓊葱徒拜公之墓也已嗚呼哀哉豈不逾遠而逾疏逾疏而愈僞所謂公者果在此也耶抑亦蒼苔黃土其所覆者止公之蛻也耶揮涕流風可嗟及已

祭族兄巨中幷同母姊姚氏文

伏自庚子盜起鄰邦時方羈寓于彼浦陽越辛丑春所在搶攘鄉曲甿隸化爲豺狼兄于是時遣我書曰姊命爾歸俱遁巖穴念欲從兄道已阻絕遙遙北望回首心折仲春之初有逃者來具言我家爲鬼爲灰如我兄輩等罹禍災痛哭狂走肺肝已摧王爲出師蕩滌鋤取我得生還如魚脫罟亟走社里手足蹈舞愿見吾姊如愿見母顧瞻里巷且問且驚豈爲吾姊亦已逝傾當此徬徨籲天無聞魂魄不召欲無此生維後姪玠嗣立門戶我恨坐窮愛莫知助兩家相歡誠心則著究觀其跡今弗如故玠亦年來困於狂求舂鋤累土大事宿留今已得卜手蒔松楸將奉二靈永藏諸幽我念我兄自昔相友婦姚以還情款彌厚

娣撫視我。亦自年幼。南北侍親。如足如手。爰失母氏。我孤一身。幸有吾姊。克省慈親。今亦相棄。爲土下人。終鮮如是。天胡弗仁。凡此中抱。緘祕已久。至于今茲。曾未皇剖。輒車將行。敢薦肴酒。有淚零然。靈其知否。

祭申屠伯村幷亡妹文。

君以門戶淪落。飄泊異邑。力弱而搖。孤年未蹈歷苦辛。僅幸安處。一旦死于狂賊之手。非命也歟。妹以寒家女子。蚤歸屠氏。貧患相須。哭乃夫荼毒之禍。未百日抱病而亡。非命也歟。命也如此。吾何籲辜以愛之痛。蓋久而未定也。今春之首。賊聲已熾。于時艱蹇之身。匏繫一隅。固知別後。必有兵火之恐。豈料吉人而不免夫。君死矣。能以一妹付我猶可。蓋痛月在仲夏。微恙而殂。老懷念此。何以堪諸。始余之歸。竟幸傳者之謬。幾得捉君手而拊吾妹。既歸之後。凶訃不誣。不見人。不見尸。不見棺。荒崗梗莽之間。春土龜起。一婦一夫。使我涕泗交落。椎心吁呼。君與吾妹。聞不聞乎。嗚呼君乎。君與吾妹。手足視余。患難安樂。兩家常俱。豈可今日幽明永殊。余年三十四矣。肺腸悲愴。觸目感絕。所遺所見。咄咄可怪。皆平生之所無。念君與吾妹殯留殘土。棺必速朽。謹用良日。啓靈柩而付之火車。此外君且無承家者。萬事已矣。嗚呼君乎。

賜第後告祖廟文

某爰自卯角。考妣付之師友。使讀書。事科舉。非謂某可教也。蓋上世之業。不可墜也。去年禮部上某名於天子。天子策問而官之。忝竊科名。遂叨仕版。非某之能也。蓋上世之德。覃於後也。持牒奉告。君命惟寵。拜陳於庭。惟我曾大父。下逮考妣之靈。鑒之。

祭先妣太孺人文

某自七歲讀書。從吾父宦游南北。于時家有薄祿。可以糊口。姊妹未大。不至逼人。非但某未知爲學之方而吾母教督之意。尙未切也。又十年。吾父捐舍。于時薄宦遠歸。家四壁立。孤遺相倚。糠豆不贍。母嘗撫某而戒之曰。嗇衣食。躬桑苧。爲爾力當門戶之責。爾其刻意礪志。求寸祿以活諸孤。某感激在念。夙夜不忘。冀能稱塞萬分。而奇蹇不孝。顚躓場屋。積累罪釁。不自滅亡。使吾母終守寒素。抱不滿下世。欲殞身自死。下從母遊。則兄弟終鮮。祭祀之託在其身。不能也。欲焚棄筆硯。遂爲庸人。則先世之業不可墜。吾母之志未及伸。不忍也。故雖世路艱危。衣食勤苦。而所學不敢置。幾得晚節末路。忽自衝躍。則亦足以補前愆而圖後效。嗚呼。亦既有階矣。科名紳笏。無媿於先。然回念吾母。鎖置幽宮。音容邈然。叩之而不聞。拜之而不見。風樹之悲。痛入心骨。蓼莪之感。將抱以終身。而又手足之親。凋零已盡。煢煢然跼起於豆觴之前。所以涕流而不自已也。雖然。持牒奉告。具陳庭下。國恩君命。事亦良寵。不識可以少慰泉下之靈否乎。

祭官田諸冢文

某由草茅見天子。以狂愚論國事。非不幸也。脫布衣得紳笏。自書生爲幕吏。非不寵也。幸且寵。於某亦何慽。然歸視先壠。則寇盜以來。垣壁頹毀。松楸凋零。茅葦蕭然。積有時歲。是皆某窮賤困厄。不能光大之所致。今日之所謂寵且幸者。猶未足以續終身之恨。展拜諸塋。秖自痛感。尙期勉奮以報後來。

祭中散墳文

伯祖中散以書生起家五福備具爲時聞人後世支分派別各自生業繼以方臘之變禍毒流行所謂生業者亦復凋替吾家之風流掃地矣每見規模寖墮志業不繼詩書文字化爲異物則未嘗不撫膺痛恨涕下沾襟今者某得以進士取科名於八十年寥落之後非敢以爲光也庶其可以承先志而激將來惟吾伯祖尙當有知

祭馬澗墳文

盛衰之理天道所不廢惟吾滎陽三公垂德流芳爲鄭始祖支分派別孫子繁昌號金華巨姓猗歟盛矣然惟馬澗諸塋遠託鄰邑吾家餘澤不偏賢否並生祭祀弗躬省拜惟闕遂有不肖子弟剪伐松楸侵鋤禁隧年來蓊然崗陌之青化爲荒落黃茅之野雖昔時之盛數或當衰而感念興言痛亦何極今者某以耳孫之列叨玷甲科弗墜前芳復塵紳笏不忘五世之休來上一觴之奠久衰之後理亦當然選置守視之人嚴行戒約之令庶懲前弊以示後來躬拜斯墳靈其安樂

祭顏子文

惟公具體亞聖優爲世師凡後世之內以修身外以治人窮以守義達以行道者皆公當日所學於夫子者也顧惟某服膺景慕讀書肄業既學其道爲進身之資矣今天子命之以官必試以事則又將以其道推而行之是其所以願學者蓋始終焉紳笏之初謹率諸生再拜堂下屋廟未崇俎豆尙闕薦以誠意庶其有臨

祭孟子文

惟公繼夫子之傳。知言知德。承三聖之道。距楊距墨。障異端。闢正路。而去其塞。高風凜然。萬世之則。今戎狄之禍。流入中國。朝廷之患。而生靈之賊。如某者。學古入官。憤時思奮。尙幾窺公之勇。望公之功。庶幾髣髴諸生一觴之奠。蓋在誠而不在物。

代淇弟祭母文

伏自春首。狂賊嗾兇。善良殘害。鮮得其終。奉侍吾母。周旋窴伏。依蒿萊爲命。謂度此艱厄。則吾母遂享永壽。如椿松也。嗚呼。時既平矣。豈知吾母棄淇云忘。此人心所以難遂。不可致詰於蒼穹者也。今雖持險奉兇。粗亦成禮。然追念如此。終亦啣哀抱痛而無窮也。

代玠姪祭祖母文

維靈生於名家。歸於令族。克配時彥。文章膏馥。蚤雖崎孤。志願亦足。迨厥後來。有子有孫。高堂垂白。壽福咸臻。以是言之。死何憾云。誰知彼蒼。有冤難問。使我夫人。終抱遺恨。夫人未亡。玠父傾沒。夫人旣亡。玠母隨沒。三喪在堂。止踰百日。嗚呼哀哉。祖母之旁。若堂之所。今以祔焉。當千萬古。

代玠祭考妣文

嗚呼吾父。嗚呼吾母。誰使我身罹此荼苦。越自去載。禍毒百端。煢煢今日。魂魄未還。旣念先廬。爲火蕩燄。旋痛几筵。留寓別業。爰開瓦礫。踵尋故基。室屋稍具。奉二靈歸。肅駕輿旐。門巷非昨。兒女在旁。靈其安樂。

俟得吉卜乃營新阡忍須臾死奉藏深泉

代玠舉葬父母文

玠奉凶持險凡五閱歲使吾考妣久未歸土玠之罪不可量也疾病纏之征賦困之忍死於今僅克舉事玠之罪或可贖也嗚呼嚴父慈母如天地今方厚壤深泉掩而藏之永爲孤子謂之無罪奚益哀哉哀哉

代玠祭妻方氏文

汝於鄭氏婦我十年艱難憂患備嘗萬端盜興之初舅姑凋殘披冒白刃汝斂汝棺盜既平定再立門戶諸喪在堂力不克舉賦斂誅求家以空窶紡績夜燈汝勤汝苦飢不敢食寒不敢衣嘗戒我曰君無遨嬉俟能畢葬我無君違如是勤儉夙夜以之爰爲舅姑僅越旬岁虞祭未還汝已抱疾黃塢之阡土墳未畢汝隨棄捐今止十日嗚呼將憂患薰心積日累久而致然耶將哀號過傷形勞力竭而至此耶抑修短之數受於天者止如是耶嗚呼汝遺二女大者未五歲棄我而死愛猶可割棄此二孤痛心入骨

代瑀姪祭考妣文

被衰絰而持險禍大莫於喪親也而吾考妣之亡乃在夫艱棘搶攘之際營棺槨而送終禮莫大於葬親也而吾考妣之柩宿留五六年而後克舉瑀夙夜抱呼天之痛者唯此而已雖然喪親之酷非天也坐不孝也葬親之晚非不孝也爲貧也窀兆既啓敢陳此意於一觴之前唯考妣鑒之

代琥姪等祭母文

吾母以積慶厚德。下蕃六子。鞠育之恩。深無涯涘。琉等無毫髮以報罔極。而不孝之禍。忽已上延。邱山之罪。重大如此。自當殞喪厥軀。無復戴天履地。其所以尙苟喘息者。吾父在焉。而未敢死也。哭奠一觴。淸血裂眥。

代四五叔祭叔母文

長子養身。期在於老。中道棄予。二子隨夭。此有天數。不復悲惱。而數年來。兵火驚擾。予復坐貧。葬汝不早。今雖僅舉。事皆草草。與言及茲。有淚不少。抱溪之崗。山回水遶。惟汝暨驄。於焉永保。

代宗魯兄祭蔣嫂文

維靈蚤衙命戒。婦於我門。柔和舉案。垂三十春。蕃盛安樂。不可具論。雖幻化有時。棄老鰥而先死。追念如此。似無憾之足云也。奈何越自去載。兵火驚焚。憂危險苦。與汝同分。哭吾母矣。哭及吾兄。旣哭長子。又哭女孫。而我年來。疾病相因。賴汝爲吾營舉死喪。創立門戶。追樹再生之本根。爾孰尸造化。肆爲不仁。禍不厭意。毒及而身。一病伏枕。遽不食新。棄遺諸孤。號泣忍聞。此蒼天所以難問。而私情痛結。不能措手於莊盆者也。棺斂成禮。肴奠式陳。世無妙藥。莫返而魂。酒滴此恨。渺其無津。

祭儺文

季冬之月。卻慝驅厲。國朝之常典者。當其時則長吏稱而行之。今茲月窮於紀。歲將周天。以陽勝陰。良不可緩。所謂執戈揚盾。爲此方率百隸。而儺卻鬼物者。當有靈焉。卜靈而有知。則令今日之祭。非苟然也。欽

鑒此誠用共爾事。

祭白沙求雨文

伏聞開官府以治民者皆吏也而有所謂長吏享牲血以祐民者皆神也而有所謂大神簿書獄訟播刑播德小吏不可與也惟長吏得專之旱乾水溢降災降福小神不能爲也惟大神得司之婺爲州治七邑自數年軍興以來吾民凡疾苦無聊爭訟紛擾之事既有長吏治之矣今者時雨不降苗將枯槁顧非小神所能援也惟王爵號尊崇典禮高大非尋常香火豚蹄淫瀆之鬼則變災爲福易凶歲爲豐年將誰禱之重念人無閭巖時亦艱苦上未能無取於民下亦當致力於上萬一今又無歲則良民困於征求盜賊起於貧窮流離僵仆無復事神之禮矣又況物無幽微而神眄睞之間靡不週見豈可連疇接畛地坼如龜而神有不知者乎區區之意非特邦人不可不告於王王固不可不勉。

祭龍門求雨文

深山大澤水石勝絕之地乃能鍾靈氣而藏異物神龍之居是也惟神積德累功陰行圓滿秉靈氣據幽深故能變化風雷呼召雲霧滋膏徧布福利一方斯民有求未遂者皆得往而告焉今吾邑中多稼既殖甘雨遽愆禱檜乞靈莫副所請意者其亦未扣於神乎涓擇嘉辰躬詣廡下使某奉靈潭一酌之泉致吾里千畦之秀實爲大惠萬一不報而還豈但徒行有愧而已叩龍門而不雨亦惟神羞。

代浦江令祈諸廟文

出力以養吏。備禮以祀神者。民也。民有不安。明則責之吏。幽則責之神而已。今茲旁郡有噬盜毒跳梁。迫臨境土邑之民無大小。跼蹐畏懼。朝不謀夕。吏之於此。雖已盡心竭力爲之。神者正當護持扞蔽於冥冥之中。吏與神要欲共安吾民而已矣。故卽此歲首。躬率僚佐。以一觴詣祠廡而致意焉。若乃調和雨暘。招致康阜。以福百里者。皆神每歲之常德。不俟告而知也。

北山文集卷之七

族兄巨中嫂王氏、姚氏合葬銘。

吾兄巨中諱溥。婺之金華人。宣和辛丑。盜據婺城。二月戊辰掠拱坦。謂巨中鄭姓。家世宦學。害之。其妻姚氏衘負禍毒。哭之百日不絕聲。以其年五月乙巳卒子玠艱難險苦。嗣立門戶。乙巳十二月庚申。始克奉二喪。幷遷其所生母巨中始娶王氏之柩。合葬於東陽鄉之黃塢焉。巨中故中散大夫詳之孫。故鄉貢進士汝能之子。享年四十九。姚故同郡士人公度之女。享年四十一。巨中失王氏。欲不復娶。則念無以事其母。姚亦歸故三班奉職廖幾道矣。寡居誓守。堅其志而迫於貧。巨中聞其在家孝甚。力求婦之。姚不得已。執其轡筐。柔順莊靚。果懽其姑。一子曰玠。巨中不能飲酒而喜賓客。非富有而樂施惠。讀書能文而不事進取。居今之世。可以爲難矣。王故綰雲縣尉秉均之女。死今二十有一年。玠以所葬不吉。徙從新卜。誌雖弗爲。具載。然克相巨中而成其德者。王始識葬有石。族弟某哭而銘之曰。

惟茲黃塢。松柏之翁然者。巨中之阡。挾堂封而左右者。王姚祔焉。豈若人而無報。吾固知自玠而後。必有學古揚名而慰幽泉者。

蔣持志葬誌銘

婺之浦江蔣氏。有諱承漢者。生子用亨。用亨生浹。皆隱居不仕。浹生眞。眞字持志。持志蚤年。警悟善記誦。

某初遊學校。見其文采詳華。人物古澹。場屋間朋輩推高。已加愛重。其後某升貢去鄉里。日怪其淹延未鳴。乃云持志收裏筆硯。掉臂而歸者久矣。聞其有言曰。舍法向敝。文體卑弱。士氣不振。乃失已爲名之時。循此以求進。非吾所能。遂闔戶不出。今方聚書闢館。料理田園。貲產饒裕。而優游深肆。足以涵養其業。益知君有過人者。建炎中盜起。君舍旁弄兵大剽。乃盡棄其財。挺身亡去。論者謂持志積以遺盜矣。迨王師縱火加兵。民居之在中者。亦不能辨。他日君歸。尋其區。則墻屋不毀。文籍窗几如故。人然後信其德於鄉鄰。雖盜不忍加不仁。王師過之。亦知其居爲君子之居也。嗚呼。學者爲進取所累。揣合俯仰。苟且求售。其能脫然疏遠科名。探本求道者。固鮮。至於事生產作業者。則又多不識取予積散之術。無以善富。故黷貨嗜利。無厭以自及。如君之爲學爲家。皆無媿焉。君天性簡約。顏面嚴冷。童稚皆知畏之。門巷幽潔。所與遊者。必一時佳士。平生未嘗以私事溷官府。而井里有爭者。則多取決於君。紹興二年五月丙午。以病渴而卒。享年五十。娶職方外郎陳確之孫。進士汲之女。二男子。曰次乂。游上庠。志趣激昂。行能可喜。曰次夔。稟資厚重。是皆可以光大君後者。三女子。長適鄉貢進士陳某。次適進士汪某。次許嫁進士陳某。孫男三人。曰槐、松、栢。卜以其年月日葬於某地。次乂泣血致書。以鄉人馮光之狀來請銘。某於君雅故。義不得辭。銘曰。

學而不爲名所拘。富而不爲財所累。嗚呼持志。可以無愧。

楊氏女弟墓石書丹

茲墓有女。婺州進士楊應夢之孺人也。孺人同郡承事郎鄭公諱某之幼女。生於衢之汲縣。年七歲。誦書寫字。稍長。能屬對吟詩。習音樂。承事公沒。母兄以之歸楊氏。楊雖大姓。暨孺人歸。則其家已凋。產去稅在。征求窘切。無以自存。孺人乃略鈆黛。躬紡績。買絲織帛。求羨餘。賙一門之急。乃夫勞之。則曰。姑老矣。不如是。則君學必廢。恐無以稱吾姑。如是矻矻勞苦。晝夜不休。竟感疾而卒。建炎丁未八月十七日也。嗚呼賢哉。孺人享年三十一。男僅五歲。死時就葬終三日。與所生女嬰併亡。斂之日。家無餘衣。蓋其夫之貧未蘇也。嗚呼痛哉。某其兄也。既用西方荼毗法。哭而火之。而遺孤煢然。念其他日必能尋母之墓。以其年九月丙申。匱其灰而藏諸山。復用柳子厚書磚故事。述其祕行於墓石之蓋。以慰楊氏子之心云。銘曰。

嗚呼。夫之貧也如此。未知所立。子之幼也如此。未知所成。嗚呼。吾妹已矣。

代族兄魯作母侯夫人行狀

吾母族裔。皆舅氏所詳。洙不敢具。謹約其節行之實。泣血而敍之。母氏年十又七歸鄭氏。歸四十年而寡。寡二十二年。以宣和庚子某月日終。以癸卯某月日葬於東陽鄉保福原。祔吾父司錄公之塋。男三人。女三人。孫男十一人。孫女八人。此其大略也。吾祖中散多男子。夫人在諸婦間。孝謹有特譽。不忤妯娌之色。司錄公雖入仕。雅意不在富貴。日以詩酒賓客爲樂。夫人周旋承順。以廉謹相之。歷四任而洙孤。洙自念髮齠踰壯。不自衝躍。今無以奉事吾母。因與兄濬棄置筆硯。共力邱園。生事稍給。夫人無累。則誦佛書。不輟茹。賙賑貧乏。宗族之有疾病者。無親疏大小。治療皆如己子。見人有過。委曲規切之。聞其有善。則樂爲

道說之。歲時時廟享。肴醴不自其手出。不敢以祭。老而益嚴。年來略鈆黛。疏綺帛。雍容廉寧。而門戶整肅。下迨諸孫、孫婿、輯睦和洽。無一人敢立禮法之外。夫人怡怡笑語而已。給事劉公爲賀之明年。夫人年七十一。劉公視侯氏爲姻家。登堂上壽。而遠近親族以寶貨幣帛爲禮者。不知其計。夫人謹不敢受。謂洙等曰。吾今日得孫子說。說坐受安樂。正宜歸慶於汝之祖父。是禮非吾所敢當。既不得辭。則盡取以散施貧窶。一物不留。捐舍之日。橐中蕭然。人皆服其有識。某竊謂此等皆宜爲舅氏所書。謹泣血敍次如前。謹狀。

族兄宗魯行狀

鄭宗魯。諱洙。字宗魯。以宣和六年二月甲子卒於里第。享年五十八。按其譜。世居婺之金華。祖詳以儒學發身。官至中散大夫。曾祖克從。以中散累贈至金紫光祿大夫。父汝嘉。以中散仕子恩。爲安州錄事參軍。錄事公大姓之後。在官以潔廉自將。不治產。食口衆。且好客。而又疏放。不事上位。向窮蹙矣。宗魯告其兄資深曰。兄弟徒守書卷。無益。盍亦歸治田園。裕我家。使吾父無衣食之累。而益得自遂其志。亦人子一事。書固徐可讀也。資深以爲然。宗魯自是不一志於學矣。錄事公捐舍。哀毀踰制。奉其母侯氏夫人。旨甘惟謹。嫁諸妹。與接內外姻族。惟恐不稱。故治生愈力。善視豐凶。而低昂積散。妙於一時。數年間資產大殖。宣和辛丑。睦賊猖熾。所在奔走蹂躪。族屬不相收。太夫人年且八十。宗魯與其婦蔣舁致山間營。營其旁。賊執宗魯而不敢害。卒得護持夫人以壽終。宗魯既衝冒艱苦。且失太夫人。哀憂成疾。方卽故址建大廈。督工視事。矻矻不休。人或勉之曰。公病矣。何爲是苦。宗魯曰。鄭自上世門戶蕃大。寇餘無復前人蹤跡。吾安

忍坐視其凋也。畢力爲之。落成之後。於其間奉太夫人襄事。迎款賓客。比上世爲不衰。人始服其善承家。宗魯方懲艾厚藏之禍。欲買書教子。益修禮義。力振祖考之遺風而不幸死矣。宗魯爲人奇龐厚重。外若雄偉可畏。而中實和易接人。熙熙笑語。宗族上下。相得無間言。六男子。曰瑎、琉、璇、瑤、瑢、瑗三女子。長適進士侯知彰。次適承務郎劉讜。次尚幼。蔣氏先以壬寅八月十四日卒。葬於無相院山之原。琉泣血來告。將以甲辰十二月庚申舉宗魯之柩。合於無相山之壙。欲求銘於給事劉公。願狀其行。審其行宜爲名卿所書。謹錄按如右。謹狀。

北山文集卷之八

擬策進士

問郡千里而爲之守邑百里而爲之令非一日也守令得人則千百里之間財用可足盜賊可去禮教可興不然華轂朱輪銅章墨綬掛朝廷法令於牆壁間負上多矣諸生咀嚼仁義研弄翰墨他時入官固將持橐簪筆爲瀛洲文人必亦有志於撥煩然不擇事而安之者臣子之節萬一分符拜印受一方之託則建立治功不可使與武夫法吏等財用以何道而足盜賊以何術而去禮教以何修而興顧雖施設之權臨時自有次序然亦不害爲有司逆陳其端

問朝廷者天下之根本得賢宰相焉則朝廷治郡邑者朝廷之枝葉得賢太守焉則郡邑治二者不可偏也雖然人材難得久矣鼎足三公方面刺史豈得皆賢必不得已則爲官擇人之際先宰相耶先太守耶論其提綱振領則宰相之選恐不可緩論其臨民親近則太守之任又在所先諸生當天下多事之時聖主一旦諏訪羣策下詔布衣則論將安出

問內志正外體直審而後發者射之事也故射可以觀德而古之爲士者習焉今之爲士者不然誦詩讀書玩弄筆墨朝夕之所從事者未聞以弓矢爲急也今國家正當講武修戎之日彼挽五石之弓雖非識字書生之事然先王六藝之數當亦闕一不可又況習而精焉則內可以成己德而見威儀上可以壯國

容而張武備。顧不韙歟。今欲上於朝而頒其法於天下。諸生以爲宜否。

問周官之書。理財居其半。財用在先王太平之日。尙不可緩。況夫用武之時乎。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斯言信矣。國家自祖宗以來二百年。以仁恩德澤涵養天下。每歲取其常賦。惻然猶恐斯民之匱。比歲虜人入寇。深及東南。天子選將練兵。而貔虎之師動以萬計。縣官供給。其費不貲。府庫無私藏之錢。天下無助邊之粟。將盡取於民也。則民力重困。非國家之福。不取於民。則飛輓饋餉。誰其給之。諸生將應秋詔。不可以虛言苟進。當有長策深籌。可以流錢地上者。告於有司。

問詞賦之學。前世有之。國朝行之。爰自王氏專門。指爲雕蟲之技。請於朝而罷其科。今者有司春詔。既復用此矣。而取人之制。尙與經義參行。夫科目既殊。師承各異。喜經義者必謂詞賦爲破碎。尙詞賦者必謂經義爲迂闊。二者不能無異也。然槩以至論。則果孰優。而得人之效。後日亦有輕重否。諸君考古驗今。併言其略。

問孔子謂羣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蓋使子路之徒各言其志也。蓋人之平居。鮮不以窮賤拘鬱。不及施爲恨。自顧其中。往往皆有他日欲爲之志。既得位矣。亦未必皆能有爲。良可長慨。諸君生文明之時。適艱難之會。所謂風俗之利病。時政之得失。人才之臧否。與夫還兩宮之策。平僭竊之謀。殄夷狄之計。皆在羣居議論中。但朝廷未及知。故懷材抱器者。未及有爲爾。自此入官從政。應聘而起。若孔子所謂如或知爾。則尊君強國之術。由輩將何以哉。

問唐太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兼將相之事侍中張行成極言其不當與臣下爭功由是觀之委任英豪付以重柄巖廊之上談笑而俟成功者天子之事縱橫方略非所知也及馮異爲光武言則曰以詔勅戰功每趣如意時以私心決斷未常不有悔則明謨廟筭又當自九重出所謂臣下者姑奉行之爾嗚呼用兵者帝王之重事何在昔君臣論議之際反覆不同如此其遠也國家運適中徼否極未泰談兵講武正其所急信如行成之言也則主上聽政訪問之餘自可游神淵穆責將帥以成效攻守形勢不必問也如其不然則馮異豈能無望於吾君乎執經侍講之臣亦宜取古人得失之迹啟沃於冕旒之前而諸將出師之際晝地聚米宜亦先賜臨軒之問矣諸子以謂如何

問爲學者以經術爲宗爲政者以法令爲本二者殊途也故善爲學者未必能爲政能爲政者不必在於學此傳籍之所載古人之所有可考而知也雖然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至有操刀製錦之譏則欲善其政者不可不求之於學至漢薛宣有言則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則爲政之要或不在於學矣二者常竊有疑不識有官君子陳力就列之際施爲注措其果有待於學乎將文學政事不相爲用而書生之空言無用於臨民治物之際乎試辨明之

問疆場之警頻年未已虜人恃其彊黠復須使者而邀重幣如聞朝廷具貨賂遣樞臣又將卑詞而予之聞之議者頗謂順從虜意則無厭之求萬一難給抗章論列亦動冕旒之聽夫金虜之強盛也而國家適漠災之厄氣弱力敝將不與之耶狼貪虎噬何所不有勞軍動衆塗炭生靈異時之禍可一二鑒也將與

之耶。野燒漏卮。何時而已。欲之無窮。供之益困。後日之患。未易言也。廟堂之上。聖君嘗胆。賢相痛心。夙夜咨謀。當有至論。然學者亦不可不知。願言其策。

問漢高天下之英主也。班固天下之良史也。以良史之筆。書英主之事。宜其萬世燦然。以余考之。頗有疑者。沛公之先入關也。項王豺虎之威。意在不測。項伯夜見張良。具告其端。遂免鴻門之殆。彭城之西。固嘗不利。而丁公弗之窘。聞兩賢不相扼之論。脫之使去。項伯丁公。是俱有德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項伯則封之。於丁公則戮之。是何所施同。而所報者異耶。平生所憎者。莫如雍齒。以其數相窘辱。有故怨之深。此羣臣所知。平生所惡者。莫如邱嫂。以其憂羹覆釜。無長者之風。此布衣之恨。雍齒邱嫂。是俱有隙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雍齒則先侯之。於邱嫂則至其子猶未望也。是何所負同。而所報者異耶。將孟堅編敍。得於傳聞。容有未審耶。抑亦聖君之行事。自有深意。不可以常情料之耶。諸生留心經史有日矣。試爲辨我疑焉。

問除戎器。戒不虞。雖萃亨之時。有所不免。而謂艱難之時。可以忽略兵制者。無是理也。國朝之制。兵屬樞密院。移用進退。朝廷主之。今爲密院者。實不主兵。諸將各擁衆號軍。不可移用。而其衆又皆寇盜兇猾之夫。勢如豢養虎豹。常懷咆吼決裂之憂。此豈經久爲國之道哉。故余嘗謂諸將。皆如今日懷忠尚義。慕子儀光弼之爲人。而以再造王室爲心。則可。萬一他時倉卒之際。檄之不來。驅之不動。懷姦相視。莫可誰何。當是時。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虎臣矯矯。決不至是。然理之所在。不可不慮。試條其利便。可以經久施行者。

著於篇。

北山文集卷之九

與梅和勝

某頃坐荼毒冒昧以銘文爲請顧母氏餘懿雖當爲大筆所播傳尙慮執事以某不孝荒謬凡今日禍災窮困皆其自取無足憫憐而拒絕之八月十三日吳彥成附致所賜緘書文字等縷縷誠懇無不充足是夜率諸孤於柩前號泣拜頒翌日付鐫人載諸嘉石謹以短書一通隨石刻持獻具于別函少見卑懷荷戴之意伏望裁覽

與章少董

伏自淸漣岸下挽舟一別今已六年書問不相通者亦許久蓋身在溝壑衰衰流轉無日不爲窮愁所役所以懷想雖勤而候問之禮無從可致也別後竟不知守官何地中間粹中始謂得簿海鹽是何棲息之卑也仕宦不能自售者大率如此第學者有薄祿可食隨小大以利澤及人不與俗吏俱化便自可喜然少董亦何所不至耶如聞兩失賢助且未得子良爲在懷某今亦三十五歲矣前年旣奉母氏歸土挈家入浦江作學堂教人子弟匏繫踰年遭阻兇盜苦險百端歸尋故居化爲瓦礫鄭氏非命者以數十計坐此艱難胸中荒落諸況不復云也今日得便稱遽而不肖來日欲道衞信如斬春行李亦忽忽此猶未旣所懷爾幅紙數字因風亦有望於故人云

答范茂直

晚來雪意已成。客子畏寒懶出。坐馳高論。忽被密帖。承尊候萬福。深感深慰。某嘗謂有人持一鉤之絲。坐沮洳之上。雖未得魚。然魚之小大。已自可見。操長竿巨緡。睥睨東海而立者。雖未知所得何物。然其人決不爲蝦蟆科斗而來也。區區所懷如此。餘俟面列以盡。

與潘義榮

某今年正月十四日。在梅蘄州座上讀邸報。見書館新除。大用欣慰。伏惟神明俱贊。福順交集。公少年取巍科。而涵養器局。一洗時病。校讎小寵。未足爲賀。第芸署所藏。非人間書。想其咀嚼攬取。日以增積。他時施設運動。福利生靈者。今皆可得而充矣。歆仰歆仰。某伏自閑闊。忽忽歲月。鄉里盜後。禍患百出。去年於母氏菜園之旁。編蓬爲居。且此收召魂魄。今春道江南。入蘄春。見和勝得一書與婺守。求試漕司。到鄉已爲他人所先。雖守二似有那融之意。正恐難必。齒髮暮矣。黔驢之技。轉不似前。故人聞此。尚當千里相憐也。未參悟間。千百愛重。

與周務本

某命薄骨寒。春試文字。有司復不喜。試後傷寒。萬死中得生。閏三月十九日。纔能抵家。日欲通致一書。又念敗北而歸。有辜平時賞激之意。簡牘難自文飾。每臨紙而不敢書。比見浦江士友所被之帖傳問之言。番番有之。然後知某雖奇蹇無能。而公尚愛憐未弭也。奧牒中此身又復流轉。不敏之罪。未有面敍之期。

執筆慙汗而已

與張叔靖

某自去歲奉別。黽窳偸生。百無足道。今年夏不雨。薄土磽惡。粒穀不登場。淖糜不給。懷抱亦營營爾。所幸村野孤寂。俗客不到門。癡坐觀書。可以百日不出。每念睽闊之久。欲作一書。苦無便。有便輿盡輒已。亦恃叔靖道眼無礙千里。自能相照也。今日天寒。得酒歡甚。亟寫此書。憑季弟達之。幷有一詩奉寄。區區之懷。悉具於詩。故不多及。

與潘義榮

冬寒。伏惟使節按行之暇。尊候萬福。某去年羈旅臥病。出京時如醉夢中人。雖不能道一語而別。然依戀之心。猶能扼以東歸。到鄉之後。氣蘇意定。念在中都。荷眷存非一。旋承擁旆淮東。稍施所學。見之政事。日欲爲賀謝之書而窮居孤寂。寡便未能。左右平時懷憂國憂君之意。今者朝廷輟於文書鉏藥之中。俾爲部使者。則一道吏民。當被厚賜。某技窮退屏。百念灰廢。惟俟故人衮衮光大。剗除蠹弊。休聞拭目。得再見三王之治。快意而死。如此而已。其餘祝頌不情之語。不敢道也。

答姜秀才

昨日承訪逮。副以長牋。敍致勤誠。感何有也。嘗謂求師固難。爲說尤難。吾子以退之師說見告。請復得以師說爲謝。柳子厚謂魏晉氏以下。世蓋不事師。唯退之奮不顧俗。作師說一篇。以勉誘後進。然猶召鬧取

怒不已。況餘人乎。今之晚學。在里巷中團聚小生。以所不知。更相授受。不龜之藥。賣不百金。至於挽人而售之。使人輕慢而不知尊。非徒自輕。亦輕道也。故予深以爲戒。又自知學術荒淺。幼年貧甚。不得專精於學。獨受性愚狠。不甘爲聾俗羈紲。故銳致讀書。今方枝窮退屏。無所成就。正不敢導人以所短也。去年吾子過聽。猥謂可從之遊。自顧有不可得而辭者。故得數相往來。磨琢甚樂。今年予既多事。而吾子似亦抗走營營。意謂秦青之歌。已得之矣。豈敢竊竊然挽而教之也。此無他。不敢好爲人師而已。長牋之臨。方知有觚帛不至之歉。無乃失所疑乎。圖裂地而取封。意豈在於百哉。紙窗竹屋之間。時得賢士顧訪。商確今古。抵掌一笑。政窮人之所望也。屬嗽疾作。苦奉報草草。

與潘令衡

午刻尊候萬福。前領薑母百斤。且勤枉過。他出。迎肅不迨。蠶老葉忙。詣謝亦復不果。當蒙亮之。苗已出土。而園丁不識薑性。盛介切告。頻遣至看覷合作。如何培養。祇自備人工爲之。左右當不使其有半塗之廢也。已有折簡之約。更不圓封。切望照恕。

答潘叔豹

叔豹吾友。辱誨字。承日來所苦不衰。使人執書慨歎久之。失意遠歸。貧病如此。其何以堪。來書謂夏初一書往復之後。無一字相及。視安否如秦越。疑若有之。然自揆於心。則有說。夏時既報來帖。家人就蓐。小子生不旬日。以毒瘍化去。家人憂苦成疾。盛暑中子死妻病。百端煎悲。八月十三日。遂般挈還金華。到家則

官中征羅絹紬帛免無錢里肯每登門徬徨無所出坐此懷抱無一日好然念吾叔豹之心則猶夢寐不忘也數日前郡中見章子云曾得左右書具言體中未平欲附藥去又不知近來疾狀如何相對憂慮得書始大驚懼爾平生友善相知如左右者有幾尚期他日相扶行道萬一終坐坎壇則桑榆暮景鷄黍往來冀終此身公何謂舊約之易寒如此乎乍寒病人易覺增重惟寬心調治某更數日定走左右面敍此不多及媿媿悚悚

與潘義榮

前日奉誨帖已登輿就道紙筆不便不皇報謝拜賜而歸媿不自安古文尚書孝經實所未見開卷一覽如聞琴瑟鐘磬之聲而字畫奇怪氣象深穩又如今人中見古人也幸甚幸甚越夕伏惟治行之餘尊候萬福左右取科名十年矣行已趨操士大夫雅論高之今日之召正當國步艱虞之後非獨朝廷責任於公者甚重而有識之士所以相望者亦不輕矣切須攄發所學力救今日之弊某窮頓之身不能舊發見之行事然竊嘗思之爲治者貴乎知大體毛舉細故非所急也蓋治道之舛繆如人之有疾病元氣虛耗根本搖動者病也瘡瘍癬疥見於皮膚者亦病也若元氣充實足以滋養肢體則瘡瘍癬疥無自而作有亦隨手平復苟元氣中潰則其外雖充實光潤終亦僵仆而已矣國家累年綱紀破壞風俗頹靡小人方且上下欺慢種種兒戲當時如取元氣向絕之人飾其衣冠傅以粉澤而指爲姣好賴天地宗廟之靈於未僵未絕之間扶而起之此大幸也竊見比來諸公施設政事雖未敢加衣冠粉澤於病人之身而目前

所留意者。已在瘡瘍疥癬之末。所謂元氣之未還也。漫未省也。嗚呼。於今日國勢一變之時。扶之不正。過是恐難爲力矣。左右亦有意於此乎。元氣之還不還。在小人之去不去。雖然。小人非能盡去也。堯舜三代之時。所用者豈能無小人。要之君子勝而小人寡。治既積久。小人革焉。故不害爲治。歷代衰弱之際。所用者豈能無君子。要之小人勝而君子寡。弊既積久。君子微焉。故不害爲亂。今日朝廷之上。小人雖未能盡去。要當使君子之道勝。相與講求大體。其不係於人心之去就者。姑且緩之。俟氣充力強之後。徐徐施行未晚也。苟坐視元氣之耗。獨尋瘢瘡不平處。把抓以塞責。他時當復有飾衣冠塗粉澤以相欺者矣。義榮前日。又謂所見必言之。言而不合則去。愚恐此論過矣。大抵獻言進說。要當使實利及人。得虛名而輒已無益也。蓋一人之尊。不能獨治。故委之宰相。宰相又不能獨爲也。故託之庶僚。人君有所未省。宰相則論之。臺諫則論之。宰相有所未省。庶僚則言之。臺諫亦可言之。上下相規。期在於得其是而已矣。使皆爲義榮之說。則言而見從。固大善。一言不從。委而去之。庶僚持此以事宰相。宰相持此以事人君。尙誰與求治乎。彼仲尼孟軻。亦何爲而徘徊於諸君之門也。願義榮直其道而平其心。婉其辭而和其氣。君相之間。從容贊議。共進君子。去小人。勿相與把抓瘢瘡以塞責。如此則天下幸甚。朋友幸甚。屬以告別。無緣再詣。道中千百加愛。

與潘令衡

城中款晤。甚慰卑抱。繼偕族人詣門下。不值而還。逼於日暮。不遑奉候也。移昔伏惟萬福。示諭創立義社。

招募武勇。此二事與某謀合。大同而小異。然須得太守決意力行。則利博而功大。行之不決。則此論近乎迂闊。此某所以懷區區而不敢獻也。五馬固不識之。聞頗好言采善。然亦不能專主。昨日又歸與諸公議之。大凡行事須出於誠意。乃見功效。借使條陳利害。以兩事進之太守。太守聽而欲行之。又一人持異說搖動其間。則吾事沮矣。蓋獻說者多。而太守不專聽故也。某徐思之。與其懷高論而不得施。坐視其失。曷若以此策斟酌行於一鄉。保全里社。尙爲德不細。春塘之人。素歸重左右。若還此相與防捍盜賊。暗消奸雄。使更相視效。彼此聯結。亦可外助太守也。專人布露。更在詳察。

與葉彥法

伏自癸卯告別。迨今六年。中間二三書相往復之後。音耗不通矣。懷仰如何。卽日秋深氣爽。福祿駢集。紳笏之榮。實所忻快。異時小人根連黨結。欺慢君父。已靦顏受祿。又盜其餘霑及婚友。市恩之罪。天未顯戮。而附炎得志者。方沾沾自寵。正如得盜財爲盜役。而自以爲得志也。留守宗丈。懷志秉節。於衆人憂危撼動之中。忘身勇奮。脫天下生靈之急。傳之後世。可以贖今日人材猥瑣之羞。是雖竭美官高爵。未足報稱。矧坦腹其門。學行兼美。如吾友者。受朝廷九品官。不爲忝矣。每欲以數字馳賀。又念前日無書問往來。一旦見人有名稱。便奉竿牘。此正世俗之薄習。故因循至今。左右鑒其忠否。前月緣幹抵城。似聞里巷有不慤遺之嘆。繼見宗學士起復之詔。方知果然。留守丈晚節騰奮。草木知名。無所愧恨。第可爲朝廷惜。不敢爲左右及闔內孺人之弔也。京畿闕在何時。美赴有日矣否。某窮居如昨。進取事的。不在懷。但得四野安

靖。保守松楸。盡讀未見之書。爲樂亦大。他無足云也。未聞蓋練器業。前報龍休。

與張叔靖

去秋握手。無十日從容之歡。隔闊相疏。已抱經年之恨矣。因循度日。治問不時。則公與我均有懶病。可不怪也。冬序稍寒。伏惟尊候萬福。某自去年得瘧寒疾。百療不愈。今年五月纔脫然。窮蹇中病復苦之。如此奈何。季平久在甥舍。今挈家而歸。想手足相得之歡。倍於疇昔。爲別一年。奇禍萬變。使人嘗有臥不安枕之憂。吾生歲暮日斜。所遭如此。憤今懷古。嘗無佳抱。何當密坐。共開此懷。未開千百壽重。

答何元章

石季平過門。奉誨帖。幷文字。卽日秋暘明爽。伏惟尊候萬福。山居和詩。初無佳語。推借過情。非所敢望。解紛伽陀。盥讀數過。眞入道者之指南也。敍述三詩之意。復撰成詩話一通。再此寫呈。非好辨也。往反掌距。又且作得一篇文字。亦可解頤否。兩嶺礙人。不得早暮承顏。傾倒日甚。時因順風。以片紙數字。驚發鈍根。是亦教誨之而已矣。邇來浮論稍定。時事施行。似有次序。貧者遂得力田場圃。竊豐年一飯之飽。萬幸萬幸。未參晤間。惟善保寢興。行迓泰來之福。

寄張叔靖

異鄉不得從容爲恨。然家姪每得季平書。則動靜之祥。因亦聞之。潔己兄還舍。授以華示。伏承日來探道愈深。德履康固。又得審問德晬。奉議一房眷聚。還自江湖。上下萬福。宛轉慰懌。某鑽頭書册。窮坐而老。熟

見時事寖窘而憤結不平之氣無路可舒方日如游鼎之魚不足道也得便甚遽捉筆爲問不多及

謝主文陳用中

十月二十四日戴秀才附到所賜緘書捧讀之餘悚然汗下何諸生未有一字見意而教誨輒已在門豈寵之以先辱之賜者乃所以開其不敏之罪歟加以提奬太甚禮數勤縟皆非門下生所宜蒙者私情媿惕良不自安忠孝互用之語此正爲頓挫之久內生霾霧一時用筆之誤掩瑕之德銘於肺肝矣

又

某自幼讀書竊嗜古人文章自舍法入學至癸卯漕臺試中間偶十爲第一輩行略相推許年漸長身漸窮則人漸輕笑而不與今年自顧齒髮四十有三世態欹危年益老而身益困所挾之技當亦不爲人所喜故決意退縮而婚友相挽使強顏有司不謂寸長遂有遭逢之幸雖然老而得此夫何足云尙恐失之東隅得之桑榆受知門下自今日始而已

與沈元用給事

先生譽望所以壓服人心者已在大名表暴之先既歷清切則識與不識皆浩然屬望宣和甲辰某以浙漕薦書廁先生禮部筆硯是時固嘗微隨馬塵覘識風采迨擁節南來臥鎭桑梓而某以奇蹇無聊之身日託大庇念欲俯伏堂下一拜台光則貴賤相懸無所陳說恐與旅進後生均冒典謁之誅坐以不敢前今復道里阻修正遠旌棨瞻仰崇重不勝旦暮之心

又

東陽郡自去年孤危耗敝日可寒心非給事救護百計則卽今耕鋤著業之民皆成盜賊而衣冠之士已爲溝瀆埋藏之鬼矣雖然大人君子有康時濟物之功而其身抱謗譏不明之嘆者古來如此執事以全活千里生靈之德豈不足以塞二三萋斐小人行將賜環前席付以大柄徵今日毀譽好惡之所親嘗者而以公論進退人材使其皆得勉力就事則旦暮之淹乃所以啓後日廟堂之業也

又

某疏賤寒生困躓場屋輒煩舉送適廬舍負郭稍遠揭榜之明日趨走言謝值將兵告變關閉不得入後數日再詣則已在邦人臥轍之後坐此參差不及面奉一言之教心隨大旆踰日未收上賴台明有以照察

答徐彥思

某正月十七日奉臘月十四日所惠教如獲對面審聞尊候起居之詳慰感幷集中都甲辰之別扁舟東還塵埃萬狀不能以片紙奉高郵之問年來世事危迫率不數日傳聞一變雖家居里閈而樸被束裝常若流落之客前年冬始聞之官潯陽爾後遂不知動靜蓋某經年不到郡城到亦早出暮還無從問故人消息也得書始知周旋勞苦亦尙徘徊待次可量傾倒彥思負持才術有素今日萬事顚錯不知當以何道救之慨然憂傷必有康濟斯民之策如僕但能爲時流涕爾去秋緣業未淨親友挽使作詩賦正以爲

慙無足道也一男子六歲二女子皆過十歲此曹相催已成老翁田桑雖粗可衣食但轉手作事便覺窘短來書乃謂近來優裕此語必自不相知者得之建昌闕在何時未行間或尙須到城當探伺館舍上謁數年相別之懷非握手促膝未易開也未間多愛

寄章少董

伏自疇昔一拜海鹽之問其後人事變更身計窮蹇浮沈宛轉十五年間遂成隔闊雖書問不通於左右然追懷雅故一二於心想少董亦不爲蹤跡相疏遽忘情睠也去年見戴元質話起居甚詳大足爲慰卽日春和復惟燕居優游寢膳萬福永康舊歲爲過兵所略高居如故否生計當不至耗殘世態如此不知以何道救之恐未易論也某困臥村野苟度光陰者已四十四年蒲柳早衰種種情嬾獨有鋤耨田園一事尙須料理其餘不問也政和相從之樂礙隔於非常憂患之前已成異夢念之悵然車馬何時能一到城馳想之心尙幾少塞不爾傾嚮未易休也未間保重

與薛世德

初二日一見不得款繼辱賜過復値出初三日薄暮還家不敢扣門皆以爲恨冬晴得雨便寒伏惟靜坐窮經其樂無量寢食休裕自可知也某抗走營營未暇寧息湖上相從之樂念之難忘左右負材種學種種高妙今暫不偶安知非後日驚人之漸不爲折閱不售乃良賈之志也方時小寒柿紅橘熟園籬林落之間奉板輿而游觀樂亦多矣某更三五日略如浦江月末或緣幹再入郡中當詣門一款會從可諸友

亦爲話此意也區區奉狀

與潘義榮

往者福慶嘗有唐鑑之約公今榮被除書卽造宣室此書願如前言春首卻攜至會稽奉納荒陋之人熟見古人用心處後日仰首伸吭不至以諛言鄙論玷辱朋舊公之惠多矣

與張子韶

屬者天爲小人之私附大名之末爲幸甚至兩月之間出均茵馮入承謦欬爲跡甚稔執事略去聲勢垂意延接所以相與之情比衆人加厚何感如之奉違之日已見呼紹興迓吏意謂五月視事迨此孟秋有自越來者詢之猶未聞耗傳者又謂體中嘗不平今猶未愈坐貧不能專治問惟是瞻思之心夢寐不忘湖山之西也近潘義榮得叔倚家問始知已至紹興驚喜中草草具此託宛轉遇便附達蚤以數字相寄要知動靜也某自離臨安至桐廬值大水間關山徑五月半到家了人事卽閉門靜坐植蔬種果以給鹽酪爾後若衣食更無計則復如異時作書會爾他無足論者俟知大旆所止卽旦暮跨驢款段上謁如向來之約也餘懷非面不能具道臨書增情

答梅秀才

辱長緘爲禮過當屬歲除冗擾遂稽報謝中心慙負不可言漢唐史家亦無本蓋少時已坐貧無錢買書宛轉貸借手自傳寫故粗得誦記其後頻經兵火雖家藏古書散亡略盡二史固不能保年來老大鑪霧

內生舊學荒落二史非但無本其藏於心者亦捨我而去矣吾友安貧力學談經之餘有志於此深可慰殊以不及承命爲媿也雖然有一言敢爲吾子獻或者謂經以傳道史以傳事此大不然使天下俗學晚生知經而不知史者必此言也夫經曷嘗無事史曷嘗非道道與事散於經史之間治亂安危存亡成敗明聖仁惠昏蒙暴虐之君忠良佞乂奸邪險曲之士靡不具道學者不可不知也崇觀舍法之弊肉食鄙人倡爲膚淺之說學校之士從而聽之自本經語孟子外盡指爲駁雜不純之書漫不加意間有論議漢唐間人物者則朋友笑之師儒黜之曰是安得麤拙之語故一時氣格意象熟爛委靡及化爲紳笏貴人則進無保國捍難之功退無仗節死義之行此無他無古以鑒今爾吾友今者漸能畏避俗學求味古人內懷不自已之志豈患無書哉善學之士問其有志與無志不問其有書與無書也昔人讀書不知義者猶受書肆說鈴之誚苟堆積文籍而不能游目於其間與無書等爾濟南老生未死尚書可以口傳而滿天下漢唐史亦人間書爾心果慕之何患其不獲蓬瀛道山異書奧秩無不具有立身揚名自可取而觀之恨無鄴侯萬軸之多不稱子雲奇字之問區區更俟面言而已謹奉狀以謝

答潘義榮

某窮居村落坐廢時序疏遠執事惟日瞻思春雨微寒尊候動止萬福比叔愚送到二日書捧讀感媿書槩叔愚強取去不爲有玷清目區區之意初欲一鳴後見時政施行自有次序不容更以春蟲之聲煩喧天地遂收藏不敢出寵借之譽非敢當也鄉里今年盜賊竊發頗聞司諫移害就利常有稗於太守信仁

人之言哉。某比於圃中。創小亭名可友。今以小記奉呈。暇日能以一詩光之否。時危。此身尤覺如影泡。一室猶傳舍。願方爲安居計者。此亦一日非葺之意也。福慶之約。慮使堂偕行。難以趨詣。不爾。則同叔愚自山間逕道。可以一日之款。區區奉狀布謝。

與范浚明

伏自丙午正月。蘭溪藏院拜違。憂危艱棘。擾擾四年。莫知公家弟兄所在。日夜掛念。非若尋常闊別之人。漫爲懷想之言也。今年二月十六日。始得寺丞之報於淮甸。來者笑而不信。蓋進狩之時。雖臣子踩躪而茂直明哲。絕人於紛擾中。自有保身之理。又數日傳者再三至。憂疑繼之。三月十三日。義榮報甚詳。乃知果纏此禍。旅襯之還。殯葬已畢。痛哉。何公家種惠之厚。而凶變遽及此耶。豈緣業之會。雖仁人智士。有不能自免也。自聞此報。痛在心骨。但與賤累輩正當訛言相驚之時。坐貧不能城居。惴惴村落。頃刻不自保。兼亦不知從人所寓。含蓄涕淚。茫然無赴哭弔問之地。可勝痛哉。時事變更。百怪並作。日望材術之士。如茂直輩。力相挽救。速成反旆之功。而今又至於此極。天意不可問也。伏惟罹此手足虧離之苦。友性自天。愛何以割。卽日感念之餘。尊候作止蒙休。城居每事如意否。日來傳聞稍靜。當少安心。區區面列之情。甚於飢渴。屬蠶事正冗。未能如願承教。當以秋初爲約也。謹上狀。

答石季平

某正初留寓門下甚久。値軒蓋展親遂安。不獲聞教。被帖。承還第之餘。履茲春序。尊候萬福。蒙惠可友亭

詩字字高妙。不勝珍感。近潘子賤范茂直惠到兩篇。甚佳。忽忽未暇錄呈也。小亭殊陋。而留語者皆高人大筆。第恐從今爽氣不在西山矣。感刻之情。非面不既。上狀希列萬一。

與陳去非

癸巳辟雍。獲陪燈火。其後閒關險阻。垂二十年。南北升沈。無從瞻晤。今者偶以枯朽發榮。而舍人方隱躋清切。正此騰上。其爲幸會。亦豈偶然。屬坐愚拙。人事極疏。得官海邦。待三年之闕。未有驅策之便爾。臨書豈勝增情。

與淩季文

某鈍朽無堪。得忝同年已大幸。而臚唱之聲。切聯高躅。於時但知參附爲榮。而未知有相與之樂。奉違之後。抗走營營。倏忽歲月。念臨安兩月之間。辱慇懃而蒙厚意者。無所不至。然後始邈然追思。慨然相懷矣。敝居在金華最村處。仲夏望中抵家。應接人事略遍。則閉門孤坐在深井。八月七日。田子侔忽附到數字。九月七日再得書。發緘快讀。既知履此窮秋。作止萬福。又知子韶動止之詳。非尋常慰喜之心也。季文醞藉風流。又名聲灼灼。今只以幕吏待次何也。豈造物者之於寒士。常有意相扼耶。某自還鄉後。夏不雨薄七旱。失什五。窖短尤甚。前望遠闕。日月不可勝計。欲從人干覓。則面生慙熱。公謂奈何。季文生事當薄有涯。親戚間有可借力者否。因書願見報也。秋風益高。千萬涵養。以茂遠業。餘無足言者。謹上狀。

與張子韶

某奉違之久。杜門深坐。兀如枯禪。九月八日。領八月二十日所賜教。大用慰喜。子韶名塞天下。前此謗論嘲毀。閧然四起者。物理之常然。某嘗謂仕宦之初。若便令俯仰柔順。顏面可喜。衆人憐愛如處子。則他日恐無可觀。聚罵招嫌。崎嶔歷落。偃蹇不仆者。恐後日卻是硬腳根。子韶以謂何如。邱簽之事。此間所聞。又卻不然。邱公聞甚長者。迂吏不如法。恐非其力。至於邀官謗死之論。政不自邱公起也。願更審其所從來。移怒懷鏬。恐有鬼神交鬬之誤。某素不識邱。因所聞如此。不敢不告爾。某異時作書。會養百指。亦時作瑣瑣經營。以紓目前。今皆不復爲。欲從人干覓。則如有鬼神扼其咽。使言不得發。獨坐食以待遠闕。艱勤甚矣。儉懷叢結。非面不能開也。

答陳用中

九月六日領專書。教誨周悉。慰感幷至。某前此凡三問起居。皆呈達否。拜賜之明日。卽遣內史書。曲折盡如來戒。但旋聞諸貴人紛紛就譴。慮內史亦預其數。今日得渠報字。始幸不爲虛行。但云文字諸公自春夏之交。已爲有力者所取。不能自效。又文書塡委。不及報復長箋之勤。內簡具言恐欲見。今以封納。才業如吾先生。朝夕便當衝躍。恐亦無復作吏部錙銖計也。某夏五月還家。杜門窮坐。家貧闕遠。且無攀援。增浩嘆爾。手力晚到。夜具書。侵明卽遣。不究所懷。惟以時保重。

與章少董

某今年二月。於令姪德文處。領所惠教筆。具審年來起居之詳。且承韜誨益深。德行彌著。逢門高潔。不見

風波反側之憂。浩然馳想。如見古人。奉教之明日。卽如臨安。不皇具報。媿荷之意。日對令姪言之。某枯朽餘生。未流中偶叨紳笏。無足稱道。少董潛心抱器。古人有所不及。而世無有知者。見傅丈子駿數爲執政者言之。欲以鄉校奉洽。其言竟未行。德文少年力學。醞藉深遠。定爲令器。蓋家有名叔。自當薰染如是也。霜風益高。夢寐不忘君子之側。仰幾惠令保綏。別膺殊命。願望之切。

答徐彦思

庚戌季冬。邦佐附到其月十四日所惠教筆。辛亥正月十三日具短書。仍託邦佐尋便附上。當不至沈墜。旋聞琴瑟斷絃。復抱閨房之戚。驚悼未皇慰問。而車馬不久。亦爲江西之行。人事交奪。因循至今。極深媿負。冬序已寒。伏惟治邑有道。尊候萬福。某衰朽餘生。偶成戲事。皆朋舊教督之力。廷唱後期。集百日司事。既罷。隨例以幕吏出都。蓋孤寒無援。又同年二三公。皆以鈍拙自信。不能干覓。所以至此。還鄉夏時。稻無粒可糜。百事窘短。爲況可知。爾南城如何。隨分安堵否。賢者所至必理。想雖艱危誅剿之中。自熙熙爲樂邦也。未間保重。

與淩季文

十二月十日領教。幷信物等。審聞履此殘年。待次豐暇。尊候萬福。爲別滋久。瞻念日深。一郡之遙。如在天角。比得書來。辭意委曲。恍若半夜長廊。夜半孤燈。對話之時也。承能增置屋賃。少脫煎熬之患。何喜如之。吾輩前望官期。歲月甚遠。他無利害。獨伏臘無計爾。今果經畫略有次第。高臥讀書。豈不樂且休哉。若拙

者殊未有策。雖不至無飯可炊。但兒女長大逼人。新春圖與四五友生。入北山深處。尋一書室。爲長年安坐之計。他未暇置胸次也。歲窮苦寒。冰雪又作。念與故人握手一笑。而未可得。切幾益加保護。以迎新旦大來之休。

與王子野

某去年道仙里。雨中杯酒。分散之後。晚渡桐江。風大作。道上漲水漫天。迂回山間三百里。凡四日始及蘭溪。還鄉日與人事相接。遂不得附至一書。謝前日過門顧遇之勤。負慙無地。拜別風誼。整整一年。瞻跂之懷。以日爲歲。念法慧兩月之間。承顏接辭。最辱厚意。紙窗孤燈。長廊夜坐。無復可忘。自去冬卽聞美赴臨安。伏惟到官之初。視事豐暇。尊候萬福。某蹭蹬之迹。百無足言。仰首同年。藉藉飛奮。如子野高譽在人。郡幕小官。豈能相留。行見峻除。坐卽清貴。諺謂要得官。近長安。公官守已得地矣。相距正遠。未有良晤之期。此心惓惓。謹奉狀。

答周希甫

某悚息。他幅之問。媿非所堪。如希甫之政。士民皆能頌之。不俟小人羅列以進也。小官無大設施。所先獨廉勤二者。既盡之矣。夫復何慮。承欲訪民間利病。助太守半年條具之目。此尤見君子存心之美。不爲官職苟且之計。必欲有實利以及人。幸甚幸甚。雖然。民之利病。係於朝廷。則可爲朝廷言之。係於守令者。爲守令言之。非無益也。今之係朝廷者。豈單言所能移。係守令者。使守令得人。則吾民自可一二訴而求理

矣。敝鄉亦無甚利害。其瑣瑣者恐不足以裨賢者之聽。容徐思之。有所見。當繼此以進。

與戴端甫

自景德廡下一話遂別。風雪滿道。公方衝冒成行。爲之感嘆。二月初見端修。問公起居。則云今復如建康矣。益相懷念。二月末。某病傷寒。醫者誤投熱藥。幾至委頓。不能行坐者四十日。後來得公到湖所寄書。始知動靜。且承勉從辟書。俯就曹椽。禮上之餘。尊候萬福。入仕之初。種種尤當戒愼。端甫易得。推情任意。凡百宜少思之。又前此奔馳道路。汩汩不休。他人或以爲言。某獨知公母老而貧。與國又未可赴。雖經畫稍勞。未爲卑也。既就祿矣。太夫人在堂。隨分菽水。已是膝下無窮之歡。正當靜養。爲他日千萬里之計。官職功名。皆有定數。頃勿忙也。端甫人物高妙。未可輕用。朋友道喪久矣。區區一言。未必有補。然設以苦勁取憎。亦足以洗末世相諛之病。端甫恕其愚否。某今年復得少甥。兒女遂免號寒之患。又與三四友生。入北山深處。治一小室。尋未見之書讀之。自可度日。其餘惟俟友朋光大。敎篤古道。一援泥塗之困。他無足云。時益向熱。萬萬自愛。

答張子韶

二月二十日。領所賜緘書。是時病傷寒。伏枕誦讀。猶再過也。某嘗觀古君子。及當世偉人。其躋清貴。登要近者。率須綿歷州縣。親見民間情狀。故他日運動天下。薦進人材。建功立業。無不一當於人心。近世文章政事。分爲兩途。朝廷貴人。雍容高談。指州縣爲猥冗之司。謂非清選者所當與。俗吏又謂非我無以辦事。

故貪汚不法。恣其所爲。此風俗凋敝之由。百姓困窮之本也。子韶以文章名海內。暫輟臺閣。爲州郡幕官。閱牘聽訟。矻矻加意。如積勞求進。孤寒寸祿之人。何其美也。仰見設心措意。常在於遠者大者。向所謂綿歷親見者。正高懷之所樂爾。某杜門窮坐。虛用光陰。自春抵夏。苦於多病。稍欲觀書。必倦乏而止。亦福緣淺薄所致。但村落間蠶熟麥秋。春種已緣。無憂矣。因風未忘。時賜鞭策。

答淩季文

二月間。叔倚附至緘書。五月初。義榮又附到四月六日所寄。厚意薦蒙。媿荷深矣。卽辰暑雨未收。伏惟遠業益茂。動止愈佳。某初聞季文能增置房賃。有度日之計。如已有之。旋聞回祿一行。一掃而盡。今復窘短如故。有自鹽官來者。則云季文在鄉里。不免圖鐺鉄以紓目前。聞之使人驚嘆。才名蓋世。人如冰雪。而使公爲是。信乎貧之能累人也。方欲附書奉勉。作書會而四月六日之書已報越帥有謀授之請。欣慰可勝言哉。某巽時在鄉里。衣食窘迫。又不能借溫於俗子。時亦營營。自過省後。卽不復爲。今在鄉里教授四五童蒙。以所得添助歲租。得亦不至闕食。然自經費之外。謹不敢動。殊未見有官況也。一笑。季文孤寒無援。亦與小人相似。得熟忍貧賤。此外無他術也。陳仲文諸公君試宗卿。學官魁中。皆所未聞。殊荷見報。同年軒翔。秖益歆嘆。彥柔近蒙幅紙之問。荷意不忘。有一書附謝。切爲辱佳便達之。力行古道。前副巽寵。區區之願也。